



外人傳

水元 著

人們可惜的，
不是脫離落英，也不是併入京華，
而是過去的十八年，
已習慣了置身於這段三角關係，
日後缺了一角，
恐怕會沒趣起來了。

伊姑娘，這是給你的新年禮物。

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目錄

| | |
|-------|-----|
| 前提 | 4 |
| 外人傳回目 | 10 |
| 第一部 | 21 |
| 換季 | 407 |
| 第二部 | 415 |

前提

（前提與故事發展關係不大，若看官未讀過前一部曲——迷人記，此段可以跳過，從第一回讀起。）作為毫不相干的外人，同拾吃飯已是破格，並未邀請留宿一夜，只屬情理之內，外人亦未自討沒趣，吃完甜水就散了，尤其是聽去許多家庭私密，再要裝作沒事一般去相處，就更沒趣了。

那些家事如此尷尬，可謂當局者窘，旁觀者趣，外人回家路上獨自回味名人與爹娘、臭婆娘的對話，似乎當中有數之不盡的餘味，於是把買給名人的甜水給忘了，直至回到旅館要騰出手來找鎖匙，才留意到這碗涼掉大半的甜水。

進到房間，外人乾脆喝光甜水，然後扔掉垃圾，就似從沒買過一樣……

外人該後悔如此簡單就回到客棧，因為在房間根本沒事忙，衣服未乾得可以收起，時間未晚得想去就寢，之前用以打發這段時光的活動已告終，稿件交到名人手上，一鍵定音，胎死腹中，實在太過草草收場了。

夜闌人靜，外人打開廣播，正在播放龍港的流行曲，聽了一會，慢慢跟着哼起來，那是一首舊曲子，講述一個姑娘在思君，想知他何日再來。

此曲早在新世界時已聽過，當然新世界廣播不會播放龍港曲子，那是外人為了學習龍港話而找來的教材……外人花在這門外語已有好幾年了，才能學到當下的程度。

如此大費周章去學一門用處不大的外語，外人並非有志研究龍港文化，他只為了瞭解說這門語言的人，並且是千千萬萬人中的一個罷了。

這位讓外人吃盡苦頭的人，名叫方糖兒。方糖兒祖籍龍港，父為外籍水兵，母為本地侍應，因一段風流債而出世，卻未成為壞帳，二人最終圓婚。方糖兒幼時居於龍港，其後與父母前赴新世界，家境一般，年少時便知讀書圖強，最後也強不到哪兒去，在一家三流報館工作，外人便是在這期間結識她。

待了幾年，方糖兒自知憑其才智圖強並非上策，卒之憑藉祖宗餘蔭突圍，亦即其姿色，在一個發佈會被城牆街交易大王相中，當了一個小秘書，即只管私事不管公事。方小姐出於汗泥而厭汗泥，莫說水手、侍應，連報館中人也不在垂青之列，不過為了顯得不忘本，偶然碰上同業也會垂憐一下。所以外人才決意發奮向上，晉身城牆街的銀行。

外人已很久沒有聯繫方糖兒，雖說離開新世界前曾約定互通音訊，但當時想法是名成利就才回去找對方……如今城牆街的工作辭去了，跑去當兵，但直至戰事完結，也沒立過顯赫戰功，就此回去，也不會找到什麼優渥差事……連原地踏步也稱不上，人生正在倒退，名成利就更是遙遙無期。

在龍港街頭見到一些玩具徽章，幾可亂真，便買來一個別在胸口，好讓名人羨慕一下，不過如今，除了回味名人羨慕的神態，也沒有更多事情可以回味，或讓人羨慕。

那本寫得半調子、有頭無尾的小說更叫人難以回味，仿似在一場盛宴吃得大半飽後，卻把飯菜全吐出來，於是每次回味那頓盛宴，只記得嘔吐味道。

於是乎，新世界的一切於外人而言，不論事業、愛情、公職、嗜好，統統都半調子收場，而人生還未過半場，才三十有一，不能輕易欣賞缺憾美。

外人在房間默了好久，雙腿撐在桌上，把椅子當安樂椅般前後擺動，流行曲已播了好多首，而且那些真正流行的曲子，不是外人當年學的經典金曲。其實一旦成為經典，就不應稱為流行，但龍港總是例外，經典金曲總是隔一段時間又流行起來，以至大家都忘了那首曲子屬於什麼年代……此時，又一首曲子播完了。

正當外人起身準備關上廣播，卻播出一首令他住手的曲子，那首曲子很特別，不是情情愛愛那種腔調，用詞也典雅，倒像歌劇的序曲，氣勢磅礴，旋律明快。

廣播員在曲子結束後介紹，這是一個劇集的主題曲，改篇自大俠作品。

龍港不盛行歌劇，只有劇集，開首總伴隨一首主題曲，相當於歌劇的序曲。

早在新世界時外人已讀畢大俠作品，而大俠也封筆好幾年了，其創辦的俠報倒是越益壯大，旅館也有提供，就擱在門口旁邊，外人便前去拾起。

俠報不負其名，與別些煽情報章壁壘分明，向以砧貶時弊、揭發黑幕為任。這作風乃其風險所在：隨時得失廣告客戶，亦難吸引一般讀者；但亦是回報所在：獲知識分子捧場，儼然業界的榜樣，大俠這名堂才叫得響。

外人當年學習盜文，不過為討好方糖兒，豈料幾年下來倒學出點趣味，早就勝過方糖兒的程度，能讀

些長篇小說，甚至略懂書法之道，當年曾為她寫過一篇生日歌……算起來已是五年前之事了，不知方糖兒可有保存其墨寶？即使有，亦可能被蟲蛀壞了，即使未蛀壞，方糖兒已忘記有過這幅字，即使某日念及此事，也不會取出來重溫這位故人的禮物，說到底，在她眼中外人是個毫不相干的人罷了。

俠報頭版是一些本地新聞，也就是一些外國人不在乎的事件，所以看起來多嚴重也好，外人也是看看標題便算了；其餘版面亦不見得有趣，即使是奉旨有趣的版面亦然，也許知識分子就是不喜歡有趣。

一直翻到與知識分子最不相關的版面，也就是招聘廣告，外人才開始細閱；其實為五斗米折腰的知識分子，已不太夠正統了。

招聘廣告載有各行各業的職位，也包括俠報內部空缺，外人剪下「外文版編輯」的啟示，便着手撰寫求職信，並留下旅館的聯繫資料；把求職信交給門房寄出，就回到房間就寢。

這一夜睡得很香，不再為方糖兒而輾轉反側，沒有為佚名小說而夜不成眠，沒有為離開老家而思鄉病發，沒有為名人家事而再三回味，伴隨外人進入夢鄉的，只有那首武俠劇集的序曲，以及牙縫一些甜品殘渣。

接下來數天外人也睡得很香，看得出是懷着期望入睡，卒之等到報館回覆要他面試。

面試前有筆試，筆試是把大俠前一日撰寫的社論翻譯成洋文，亦是錄用後的任務。編輯很滿意成績，便決定聘用，這任務帶點榮光，薪酬即使略低，外人也高高興興簽約，翌日正式上班。

幾個星期下來，外人覺得這任務太閒，不時幫忙其他編輯，還是覺得太閒，於是這天來到老總房間：「老總大人，恕我不自量力，可有個欄位給我寫寫，那些編務幹多了真有點悶。」老總沒好氣：「我想全報館就你一個悶到發慌。」「我在這兒無親無朋，就是嫌太多時間。」「那你想寫什麼？先旨聲明，你沒名氣，給不了你多少錢。」「我嘛，想寫連載小說。」「哈，寫哪一類？」「武俠小說。」「唉，珠玉在前，就別勉強了，吃力不討好呀。」「那麼寫什麼好？」「愛情小說。」「姑娘才讀的東西，我沒什麼興趣。」「那亦由得你，別說我不給你機會。」

外人想了一下：「那麼，我就試試吧……連載多久？」老總：「你寫好，我從頭讀一次，才決定是否連載。」外人：「好的，我想大概……半年後交稿吧。」

此時外人已租了個小公寓，這天回到家裏，就開始了寫作大計：「這是一九七九年的龍港，仍是借來的時間、借來的地方，但快要歸還了。至於誰何時還什麼給何方，這是一連串問題。相比起欠債還錢的天經地義，這種借法有點胡混，雖然胡混在龍港也是個常態：

這是一個以文字運作的政治時代，這是一個充斥數字的經濟時代。這是一個百年帝國收藏的瑰寶，這是一個沒落帝國覬覦的瑰寶。這是一個巨大陸地的邊陲，這是一個巨大海洋的小島。這是一個外國人窺探古國的窗口，這是一個古國人走向外國的大門。這是一個創造事業的大擂台，這是一個寸土不讓的小舞台。這是一個千金一擲為求海景一角的摩天城，這是一個臭海環繞的城。這是一個求學為求財、求仕

為求名的名利場，這是一個只有現實的夢才能實現的夢工場。這是一個八方雲集的熔爐，這是一件面面不利的刀刃。這是一個熱情投機的貪婪市場，這是一個買金儲糧的恐慌市場。這是一個人人平等的法院，這是一個大縱小擒的法院。這是一個慾望畸形的大觀園，這是一個簡單純樸的小漁村。這是一個吃喝玩樂的天堂，這是一個無災無難的福地。這是一個東西教派擠在一起的大廟，這是一個求籤借庫搶頭香的樂園。這是一個貪新忘舊當進步的社會，這是一個復古懷舊當時髦的社會。這是一個無事生非的新聞工廠，這是一個不了了之的舊式家庭。這是一個用金錢解決問題的交易所，這是一個因金錢產生問題的是非地。這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，這是一個社會主義的資本。這是一個什麼都會變化的時空，這是一個誰人也不瞭解的時空。

總而言之，這不是最好的時代，也不是最壞的時代。

思考這個城市的角度，用歷史眼光太抽離，用評論眼光太嚴肅，用傳記眼光太局限，用散文眼光太瑣碎，反而一些四不像的東西，例如一本外傳，並且是一本愛情武俠兼備的外傳，才是恰恰好……

外人傳 回目

| | |
|---------|-------|
| 一、君臨邊界街 | 仕求特派員 |
| 二、利好慧眼識 | 桂芳寂夜遣 |
| 三、田契困期限 | 帥印落誰家 |
| 四、快駒撼頑石 | 盛宴擺公堂 |
| 五、初啼輕試爪 | 已洗慎亮掌 |
| 六、探索超塵境 | 出脫清泉澗 |
| 七、綠煙紫禁巔 | 秒會蕪京王 |
| 八、懶管軟綿功 | 巖打美麗報 |
| 九、鄉紳創先河 | 蠻夷捲烽煙 |
| 十、訓誡鬢眉婦 | 進攻福厄島 |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|
| 十一、奇兵折枯枝 | 敵愾化壁壘 |
| 十二、旗鼓瀕偃卧 | 台階速搭建 |
| 十三、鳴金反拔劍 | 謀義倒幫忙 |
| 十四、貴妃遭唐突 | 俠士來表態 |
| 十五、現狀壓移交 | 強勢促征伐 |
| 十六、吐珠脅操戈 | 合璧奈破罩 |
| 十七、鷺蛋欲長保 | 隍廟須勤禱 |
| 十八、書友詡非賊 | 史冊篡更劣 |
| 十九、微醉淺櫻酌 | 錯蕩任柳巷 |
| 二十、耳語幾惹禍 | 舌戰乃辨正 |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|
| 二一、烈陽勇武流 | 絕地和理飛 |
| 二二、互搏挫滙價 | 一怒摧官運 |
| 二三、賦閒逢故知 | 償願入新航 |
| 二四、商賈撤退潮 | 議院晉昇途 |
| 二五、攘亂阻奏章 | 煽風賴居權 |
| 二六、借刀愛共營 | 鍛羽使節團 |
| 二七、匪謀喪鋤奸 | 梅松隱招安 |
| 二八、顏墮唯抑恨 | 凱旋靠叨光 |
| 二九、陰濕乘黑靄 | 久旱通晚燒 |
| 三十、簽署緩手日 | 繡絹偷步時 |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|
| 三一、明脩英雄帖 | 暗度雙花典 |
| 三二、罷鬪太平年 | 聰辦滅門源 |
| 三三、叩關鏤鐵幕 | 催款赤字司 |
| 三四、楚腰左右陪 | 險要東西闖 |
| 三五、青樓爽收債 | 春宵坦付息 |
| 三六、末路窮餘惡 | 壞帳憶他慨 |
| 三七、悉耗歸似箭 | 遇狼避其鋒 |
| 三八、茂林憶提孩 | 廢墟擁離親 |
| 三九、單騎結旅程 | 焦點展方向 |
| 四十、循序推民主 | 搶前聚衆望 |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|
| 四一、群小各傾軋 | 首富應扶植 |
| 四二、二船爭解纜 | 鴛鴦借殞命 |
| 四三、舊誼易寶扇 | 旁述留妙棋 |
| 四四、盟誓納川海 | 指揮驚蛇棒 |
| 四五、德祐惜暴卒 | 莽令幸急刹 |
| 四六、崩市何用忍 | 瀆職不堪悔 |
| 四七、斯城獨憔悴 | 片天我尊大 |
| 四八、高僧話禪機 | 秦斗耍豪傑 |
| 四九、協約擅畫押 | 諮詢歪動腦 |
| 五十、順翼迤直選 | 調案呈基委 |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|
| 五一、殘荷剝擎蓋 | 薄倖潛蝸室 |
| 五二、仁者見糖果 | 邪魔視砒霜 |
| 五三、威虎豈忌器 | 狡狐亦逃鼠 |
| 五四、啞巴詠黃連 | 傀儡甩紅線 |
| 五五、捨生訣牢籠 | 慙靈集廣場 |
| 五六、穀雨逼攤牌 | 立夏拒掉頭 |
| 五七、乏力挽狂瀾 | 燃萁責泣豆 |
| 五八、剪草未除根 | 縱火又燎原 |
| 五九、茅廁喻江湖 | 酒棧捕倩影 |
| 六十、揚帘露真相 | 毀目剖丹心 |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|
| 六一、近衛開外鎮 | 私藏鎖內竊 |
| 六二、藕斷橫沙漠 | 絲牽繫薔薇 |
| 六三、凶宅趁低撈 | 疑竇必深究 |
| 六四、猫哭劉悲假 | 鯉淚自欺善 |
| 六五、飄泊埋復熾 | 失踪掩尋短 |
| 六六、鴉佔荒雀巢 | 妻承亡朋伴 |
| 六七、婚慶擇吉辰 | 浸禮滌穢身 |
| 六八、嫁鷄徒賭氣 | 隨狗因贖罪 |
| 六九、綠葉襯閨密 | 誘餌勾情郎 |
| 七十、忤逆回浪子 | 撒野冠沐猴 |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|
| 七一、震雷恐神罰 | 喜燭將魂祭 |
| 七二、忘憂甜蜜遊 | 嗜血龍蚤跳 |
| 七三、丁香策引焚 | 丑月屋添綺 |
| 七四、鄰里設戲局 | 枕席翻醋瓶 |
| 七五、騷人按古曲 | 墨客陳闊論 |
| 七六、導琴雅弄弦 | 放犬硬上弓 |
| 七七、改朝遺賢臣 | 換屆浮秘函 |
| 七八、揭疤溯履歷 | 撇憾接懷胎 |
| 七九、魚鴈載道貌 | 裙釵證岸然 |
| 八十、翡翠玄能返 | 琵琶補難完 |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|
| 八一、同簷温鎖碎 | 分舵析際崖 |
| 八二、怪盜尚訪獲 | 仙侶早散別 |
| 八三、浄土緊守護 | 樂園暢逍遙 |
| 八四、振靜貫漏網 | 執迷縮堅殼 |
| 八五、妬皎終捨熄 | 茶涼妬奔走 |
| 八六、跟尾圖跨檻 | 繼志甘效顰 |
| 八七、坐看爐竈起 | 默受筋骨鬆 |
| 八八、為雛狠背母 | 作父懇祈兕 |
| 八九、有事鍾無鹽 | 疏戚施雪蓮 |
| 九十、冷笑浪宿怨 | 猛治抗沈疴 |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|
| 九一、病榻俟佳音 | 棄粟斜勻秤 |
| 九二、苟活可數壽 | 漸響歡併鐘 |
| 九三、三窟兔待發 | 沒脚鳥倦還 |
| 九四、免死逐盼恩 | 駕鶴趕跪羊 |
| 九五、諒彼如恕己 | 撫今當追昔 |
| 九六、瞞昧苦帶酸 | 幻夢缺全圓 |
| 九七、諧譎演鬩牆 | 寬赦含混水 |
| 九八、愧意慙認責 | 塊肉勸消念 |
| 九九、兩代榮送迎 | 此世實言行 |
| 一百、伊思多珍重 | 莫名逝韶華 |



第一部

第一回 君臨邊界街 仕求特派員

客棧位於龍港半島區，邊界街十九號，樓高九層，每層七間客房，為方便客人上落，一般由最低層住起，今天生意特別暢旺，一位西域來的客人，需住到頂樓最後一間客房。

這位西域客拿了門房鎖匙，對安排並無不滿，儘管揸着個大包袱，又提着好些物事，還是快步完這九層樓梯，可見其輕功不俗。這邊界街客棧屬小本經營，沒有小廝代勞提拿行李，但住客一般沒有埋怨，一分錢一分貨，公平交易就夠了。

西域客推開兩扇門，進而推開兩扇窗，一股強勁涼風，吹起一頭金髮，一片繁華市況，盡入一雙碧眼。街道短短窄窄，招牌形式，行人匆匆忙忙，馬車吵吵鬧鬧，還有許多高高瘦瘦的塔樓，擠得整個景觀密密麻麻。

雖然身處頂層，仍有許多塔樓較之更高，擋住了不少景色，然而那些景色，也不過是其他塔和路，要看山和水，還是離得太遠，或者得再上幾層樓。

此時小二敲門，問客官可需用飯，小二洋文有限，這些日常對答卻很熟練，只有西域客的名字讀不上來：「賀金先生？學瓊先生？霍京先生？」嘗試了幾個類似的音節，表示自己並非完全不懂，使盡渾身解數也顯出誠意。

三個名字的發音也算正確，但當作中原名字的話，第一個太俗氣，第二個太文雅，第三個像西洋髒話，西域客側頭想了一下，乾脆以龍港話說：「喚我何君便好。」小二「啊」了一聲，沒料到其龍港話如此流利。於是何君便讓小二打點午飯，又打賞他幾文外幣，小二便高高興興的去了，自是慶幸何君沒因會說龍港話，而學似龍港人般吝於小費。

這個隨意思出來的名字沒什麼意思，就似陳君李君那樣的簡稱罷了，也許洋人的名字沒所謂意思不意思的，便把這習慣沿用到中原名字，只要不與討厭的人物撞名就好……當然，初來貴境人生地不熟，都懂得得幾個討厭的人物，至於哪些名人會變得討厭，就更難預料了。

何君此行到龍港大有文章，在此無需按下不表，故弄玄虛，所謂文章便是放在背包的一些著述；他過去一年思考出好些訣竅，自覺不遜於中原俠士，便來此地一試身手。

客觀而言，那些訣竅稱不上什麼絕世武功，不過以京華派為脈絡，落英派為架式，又滲一點花旗派的技藝，櫻花派的神髓，集各家之小成罷了。幸好，在龍港如此「入世」之地，「絕世」之事物反而沒有市場呢。

龍港以落英、京華兩大門派的勢力為主，京華在江湖中淵源流長，曾有千百年稱霸中原之光輝，然而近百年又衰落得無以復加，不僅受遠近諸派欺凌，派內也是傾軋不斷，以至中原殘破，民不聊生，龍港亦是期間喪失於落英派手中。

喪失之時龍港不太起眼，現已成了個重鎮，全鎮由一個半島，一個離島，一個海島組成，邊界街以南及海島為割讓區，邊界街以北及離島為租借區，合共已被落英統治逾百年了。

直至近幾年，京華出了一位新掌門，人稱燕京王，終結了派內亂狀，由前十年自封門戶之態勢，逐漸對外開放中原諸鎮，頗有一股新氣象，令各派對此千年古派之心法，忽然另眼相看，不止以慕古心情去看這個「古墓派」，替之以一種強鄰復興的眼光看待，亦即試圖從中獲利，或者從外壓抑。

落英派的歷程與京華頗有類近之處，只是將京華歷史濃縮起來：光輝了兩百年後，自「二次武林大會」後開始衰落，至今已三十餘年，由一個稱霸半個江湖、支派遍佈天下的超級大派，變成統領幾個小派的次級大派。

當年屈服在其絕技「落英神掌」之門派多不勝數，包括菩提派、楓葉派、樹熊派、檳城派，還有一些草原、大漠的門派；觀乎其總舵位處之三蘭島，即英蘭島、蘇蘭島、北愛蘭島，其面積亞於所降服的任何一個派別，更不得不拜服落英神掌之奧妙。若非在二次武林大會遭白林派重創，三蘭旗會在這些地方飄揚至今。

這些地大物博的支派現已自立門戶，幾個比三蘭島細小的派別，則樂於繼續受落英派庇護，龍港即其一也。

龍港百姓雖以中原人為主，但官府要職均為西域人，舵主及三大宰相：管政事之幕僚長、管律法之典獄官、管庫房之財神爺，均由總舵指派，元老院、弟子院的議士則在當地委任，中西人士也有。

除了官民之分，百姓又可細分，有些擁戴作為宗主的落英派，有些擁戴入主中原的京華派，有些擁戴撤至寶島的梅花幫，但大部份擁戴的是逍遙派，他們信奉的教條是自由生活，懶理那些眼見不到的幫會

派別。

所以有這麼多逍遙派，主因是十年浩劫過去不久，百姓聞門爭色變，那些從中原逃難來的更是見過鬼怕黑，最喜龍港與世無爭，即使他們來時身無分文、生活困苦，但鮮有回去中原的。

其餘外派人士也不少，西域有花都派、白林派、鐵幕派；東洋有櫻花派、南蔘派、花旗派，來此旅遊經商、弘教授徒；花旗派乃江湖當今最強之派別，何君便是出身當地。

差點忘了，東洋西域人士的勢力雖大，人數卻是南洋的檳城派及椰城派最多，平日作為婢僕寄居龍港家庭，假日則儼如幫會集結城中道路，乃一奇景也。

龍港便是如此獨特之城鎮，猶如把整個江湖放進醬缸，熬煉而成的一小碟醬汁；外人來到之前，此地原本是什麼一個樣子，怕且已沒有人記得了。

龍蛇混雜之利弊，不妨留給書生研究，對百姓來說經濟興旺就夠了，近年幾樣拿手好戲，諸如銀號證券、美酒佳餚、塔樓炒賣、轉口貿易，均發展蓬勃。

何君在客棧休息一會，便到街上逛逛，邊界街位於半島中央，以北為租借區，多為農地工場，以南為割讓區，以民居商舖為主，各大官府衙門、跨派企業則座落海島區，一座座塔樓高聳入雲，入夜點燈後，別有一番觀賞價值。離島區則沒什麼特別功能，即所謂自然，乃最接近跌入醬缸前之龍港，此好山好水之處卻沒多少人住，原因並非百姓俗得只愛購物，他們也愛背山面海，郊遊暢泳，但前提是要方便，因

為方便才有投資價值。

首要之事是找換當地貨幣。龍元於過去數年升值不少，其時匯價為一花旗幣兌五龍元。此地銀號多於米舖，一眼望去便有幾家，其中一家名為獅子銀號，此銀號在西域有不少分支，作為洋人自然倍覺放心，便進去了。

何君在排隊期間，聽到兩位婦人交談，婦人甲：「你讀了報章沒有？」婦人乙：「當然啦，否則也不會一早來這兒換錢，你是說利好舵主續任一事吧？」甲：「可不是嗎，早些兒見龍元漲得不尋常，又見舵主快要離任，擔心換了個新舵主龍港會出現變動，屆時龍元定要跌幾個價位，便買了些花旗幣、楓葉幣……現在好啦，宣佈舵主續任一年，還是換回龍元好了，我看還會再升。」乙：「對呀，我有個鄰居也這樣說，她孩兒讀過翰林院，在銀號任職，消息很靈通的，說業界估算會升至一兌四呢！」

龍港舵主任期為五年，可按表現續期，每次一年，利好舵主已第三度續期，足見其管治有方，深得總舵信賴。

聽到婦人引述其鄰居引述其兒子引述業界不知誰說的消息，何君便將手頭現金盡數換了龍元。何君把那疊鈔票翻了幾下，不由得問：「這些鈔票銀碼一樣，竟有六七款之多，是什麼一回事？」職員：「每隔幾年就換個款式，三家發鈔銀號加起來，六七款有什麼稀奇？」其實對龍港以外的百姓來說，三家發鈔行已夠稀奇，每隔幾年就換個款式，而且並存市面，更是摸不着頭腦，而輔幣的鑄造又有別於鈔票，是由官府統一發行，又一個令人費解的安排。

何君此時的困惑，就似老一輩看不慣時下年輕人，豈能每幾年就換一個伴侶，還要分正式的、好玩的、花錢的、曖昧的、偷偷的……貨幣該像妻子，舊的不去，新的不能來。

何君又問：「我初來貴境，未知何處能讀到報章？」職員見後面雖然沒多少人，卻沒閒情也沒職責應酬這種提問，便說：「到處都有……下一位，請來四號窗。」這種分流式排隊法在龍港盛行，原意是避免一些特別麻煩的客戶堵塞隊伍，此職員則反過來以此趕走麻煩的客戶。

婦人甲和乙以好價位換到龍元，心情不錯，又見何君雖是洋人，龍港話卻說得極佳，便主動告訴他幾個讀報所在地。

何君去了就近一處，其時看時事報道之人漸少，賽馬報道則人頭湧湧，於是何君一連讀去三家報章，三家報道內容接近，然而取向迥異，親落英者名為龍島日報，親京華者名為文商報，中立派名為盟報。

百姓要知天下事，便是靠幾份報章，報章牟利方法主要靠刊登廣告，越多人讀商家越多錢刊登，也有些不靠這種收入，例如文商報，因為是非牟利機構，其牟的是人心。目前銷量最佳的乃龍島報，次為盟報，未為文商報，但這不反映龍港政治取態之高低，主要是趣味使然，盟報較重書卷味，不似龍島報般通俗。

何君讀畢時事，轉讀招聘啟示一欄，上面載有各大商號及官府之空缺，何君看中了「特派衙門」一份差事，回去客棧拿了幾份文件，便僱馬車到半島南端，官府總部位處半島以南的海島區。

半島與海島僅一港之隔，所謂港，比上窄於海，比下寬於河，橋搭不上，只有渡船，然而每程船不過

一盞茶時間，未享泛舟之閒情逸致已得下船；此港名為偉大利牙港，偉大利牙為落英派最光輝時期的老佛爺。

到達總部所在，何君向一名女官說明來應徵空缺，便被帶到一個內室，讓他稍等一下，室內有七八人，人人穿戴整齊，相比之下何君忽忽出門，打扮略欠得體，同時他是唯一一個洋人，這種欠得體的打扮令人聯想到他乃恃「夷」傲物，霎時間幾道鄙夷眼光投來。

眾人稍候一會，便有女官來叫名，一個胖漢便隨她去了，過了半炷香時間又叫名，這次是個頗有姿色的女子答應，相隔較長時間女官才又回來叫名。

何君等了一個時辰，把這小小一個地方打量了好幾遍，較之各地的衙門，此處顯得十分單調乏味，甚至略嫌寒酸，沒有觀賞用的擺設，桌椅無花巧的鑲邊，一切乾淨穩固，只餘基本功能，連茶水亦然，除了解渴，無甚茶味。

在此枯燥的佈置下，令牆上一張畫像十分醒目，畫中人乃當今老佛爺，叫綺麗山泊二世，此物並非用作觀賞，乃以之警惕室中人誰是主子。

相比偉大利牙時期，綺麗山泊二世少了張牙舞爪的惡相，多了日落餘暉的祥和……管治龍港百姓，帶點智慧就夠了，只要管得好便會好好讓你管，不必動粗的。

老佛爺之寶座採世襲制，名義上統率門下及支派，然而在決策及任人皆無實權，實權旁落於掌門手上。綺麗山泊已登基二十餘年，而掌門人鐵血師太今年剛剛登場。

有別於老佛爺，掌門之位乃兩大幫會——攻幫與守幫——選戰中誕生。前任掌門隸屬攻幫，因元老院通過不信任動議，遂提前進行大選，結果敵方守幫勝出較多議席，故此守幫幫主鐵血師太便出任掌門。柔弱的人物固然難以贏出選舉，而鐵血師太之強橫，更是歷代少見之厲害腳色。

望着那畫像出神良久，終於輪到何君面試，女官帶他到一個偏廳，考官點一點頭，何君便坐下。

考官為洋人，留了一把絡腮鬍子，雙臂筋肉隆起，甚為威武，但手上的不是大刀大槍，而是幾張輕飄飄的履歷表，與其外表格格不入。

考官問：「來者何人？報上名來。」何君：「來者何君。」「談談你在翰林院讀些什麼。」「濟世利民之術，猶精於算術。」「你以前在花旗派擔任過什麼差事？何以前來龍港謀生？」何君想了一下才說：「我曾加入花旗駐蓮南派兵隊，之後在銀號待了幾年，管過幾個人。花旗派人才濟濟，自是磨練砥礪的好場所，然而僧多粥少，鮮有良機讓我一展所長，但凡重要職位、要緊差事總不輪到我，便打算來此碰碰運氣，來之前曾經詳細研究……」便要取出有關龍港的著述。

考官反問：「龍港難道就不人才濟濟嗎？」何君：「龍港人才雖多，但我這種較少。」「你又是哪一種？」「我嘛，算比較有種吧，我看剛才等候室之人，個個都畏首畏尾。」「哈，敢說自己有種的人，確實膽子小不到哪兒去。你可知這職位幹什麼？」「不知道，可是我猜特派衙門的任務，定必有點奇特，膽子小的幹不了。」「你過了我這關，便會知道任務。」「之前有人過關嗎？」「有種的不只你一個，但也需看你有多少斤兩，你在履歷表自稱精熟落英掌法，就以此過招吧。」說着站起身來，捋起衣袖：「來

第二回 利好慧眼識 桂芳寂夜遭

何君第一式為落英掌「魚躍於淵」，考官應以一招「雙龍出海」，何君又以「猛龍過江」招架。二人幾招猶如翻江倒海，均為落英橫行江湖之殺手鐮，中者立斃，一眾中、小幫派只能割地賠款，甚至被併入旗下。這種形勢下，乖乖跪地求饒方為上策，硬碰硬絕對不了好去，還有一個良策是找大靠山，前提是該靠山不比落英更野蠻。

考官試驗已畢，跳到一旁，放下衣袖，何君也抱拳回座，雙方均臉不紅氣不喘，猶如同門切磋，一招一式均了然於胸，穩發穩接。考官：「你這套掌法要得挺漂亮呢。」一般人聽了這句讚賞，定會向考官謙遜幾句，豈料何君說：「我還有另一套不大漂亮的落英掌，要請先生指教。」說着便自顧自耍起來，不似剛才般大開大闢、冠冕堂皇，這次出拳收腳之間又短又險，對方難料埋手之處，幾處要害容易着了道兒，中招者雖不致於斃命，但內傷是少不了，沒幾年不能回復元氣；這幾招不求克敵，但求對方手忙腳亂之際安然脫身，或討點便宜。

把這套難看版本的落英掌耍完，何君又坐到原位，這次考官點點頭，無話可說，向何君招招手，示意隨他內進。

二人穿過長長一條走廊，考官問道：「誰教你學這兩套拳法？」何君：「我是從旁偷師的，當年那套大開大闢的招數，確是威武非凡，然而自身損耗元氣太大，萬一遇着強手未必討得好處，故此我參看幾個近代落英掌大師，見他們在實戰時已把祖傳套路改短，先求自保，再謀勝負，當然啦，如此暗招傷人，確是要得不夠瀟灑了。」考官應了一聲，示意肯定其答案，又似示意解說夠了，又似為這套新版落英掌表示唏噓。

二人來到一間接待室，考官：「你在此待一會吧。」何君忙問：「下一關是誰？」考官：「還有誰？舵主呀。」正要再問，一名女官過來奉茶，考官把何君的文件放到桌上，同時放下考官身份，與她調笑起來，女官是本地人，在外人面前知道克制，對他不假辭色，儘管是單方面調笑，考官仍自得其樂，也許心知外人離去之後就會變成雙方。

這接待室比之前的等候室要別緻一點，茶亦比前一杯較有味道，不是那種用來洗碗筷的貨色，女官放下茶就在房間另一頭處理文書，此時已過辦公時間，可是龍港的夏日黃昏沒有慵懶之感，反而更令人拼搏，好趕回家吃晚飯；官府與私人公司的效率不遑多讓，也算龍港一個奇景。

雖然經歷過無數次求職面試，畢竟不在故鄉，竟像初出茅廬一般坐立不安，恰似自己之前取笑的應徵者。幾次想問女官何時才獲召見，卻見她桌上堆了不少信件，還有個打上許多圈圈的月曆，頓覺這些東西比自己重要得多，不但閉上金口，也乾脆閉目養神。

心靜則耳靈，何君竟然隱約聽到舵主房內的對話，似乎是關於房產質押一類話題，不過具體內容是無

論如何也聽不清楚。

一頓飯時間過去，天已入黑了，這時房門打開，舵主向客人道別，並吩咐女官送客。女官送客前，把幾份信件交到舵主手上，一瞥眼見到何君站起身，又從文件堆中取出其履歷，加到舵主手中，才領客人離去。

該客人是個打扮得極為講究的士紳，但擰轉面背向舵主時，已從笑臉轉為黑臉，以其變臉之快，其銀號大班的身份可謂呼之欲出。

舵主來到何君面前，滿臉堆歡，先伸出手握一握，也先開口：「抱歉讓你久等了，你是來應徵特派衙門是嗎？」何君點頭：「是的，幸會舵主。」手上使勁不強不弱，既不弱得讓人感到敷衍，亦不強得讓人感到熱情。舵主：「到裏面談吧。」說着隨意翻翻其履歷及考官評核。

進到舵主辦公室，才有點大幫派的派頭，有些雕塑、畫像，書架有幾列，還有個龍港大地圖，窗外景觀開揚，面對偉大利牙港，可遠眺對岸景色，只見許多塔樓都點起了燈。

何君就座後，笑說：「沒料到舵主會親自接見，真是榮幸。」舵主也回以一笑：「那個招聘廣告沒寫明，其實這個新職位不屬任何部門，乃直屬於我，分舵不似總舵設那許多省呀院呀，辦事爽快得多……你的資歷我大約看過了，還有這一疊是什麼？」何君：「因為我一直在花旗謀生，為了不因此被拒於門外，來龍港前便惡補一下本地形勢，寫下一些看法。」

舵主：「嗯，你是從花旗派出走……」何君囁囁嚅嚅道：「那是因為……」之前考官問過了，你答得挺有趣呢，那些都是真話嗎？」「沒什麼好作假的，誰不想建功立業、出人頭地，我既然花了數年學中原文、龍港話，便想來試試身手。」「即是你並非為了落英未來、龍港百姓而來啦？」「這個嘛，只能說，若為了天下蒼生、大眾福祉之類，我倒不必特意來龍港謀生，當然啦，要建功立業，也不能不考慮落英未來、龍港百姓……」「我明白，只是因果關係倒過來，目的變成手段，沒問題呀。過去幾天我見過許多人了，你這背景、經歷剛好便是我要的。」何君只說了聲謝，卻想不透自己的背景有何可取。

舵主：「好吧，既然考官對你評價不錯，實力方面我就不再試煉，但還得考考你眼光，考什麼好呢？」說時在房中踱起步來。何君呆坐着，便望向龍港地圖，只見劃成幾十部份，有些畫上塔樓、工廠，有些標誌着醫院、學校、公園，小小一個龍港，總是如何劃分也似不夠。龍港唯一接壤之地區是北部，該處只寫了「京華派」三字，沒有怎麼細分，因為輪不到舵主來管。

舵主停下腳步：「有啦……按你看，現時龍港哪個問題最急需解決？」何君不假思索回答：「是土地永遠供不應求；龍港才二十五萬畝地，竟住了五百萬人，建得了塔住人，也建不夠醫院、馬路，建多了這些，庫房又不夠銀兩做其他了。」舵主：「這確實是大問題，卻非眼下我最憂心的問題，誠如你所說，反正總是不夠，百姓該習慣了，我也習慣了。」

何君：「那我也不知從何猜起，莫非和銀號有關？我看剛才離開那位，便似個銀號大班。」舵主笑說：「就當你猜對他是銀號中人，豈知他關乎我憂心之事？」何君：「我想嘛，舵主即使有意考較我，總不成沒一點提示，想來想去，唯一提示就是前一位訪客的身份了。」

舵主笑起來：「怎麼把我想得這麼刁鑽啦？不過得恭喜你，猜得有七八分對，就錄用你吧。廣告中所列舉的薪酬、福利沒問題吧？」何君喜道：「沒問題，謝舵主知遇之恩！」「那麼明天來上班吧。」「舵主，能否再等一天，目前我還待在客棧，明天我要另找地方住下。」於是舵主召來女官，着她安排履新事宜，女官雖然趕着下班，也不忘對何君擠出一點笑容。

步出總部後，何君才鬆一口氣，外間已是全黑，能蓋過塔樓燈火顯現出來的星光，就只有那麼幾顆，雖不太可觀，但若無燈火，反而難以分辨哪些星星比較耀眼呢。

時值利好七年，龍港算是歌舞昇平，入夜後更是各自各精彩，何君這天不算勞累，便趁機在海島區逛逛夜街。他在這兒沒有家人，連朋友也沒一個，在此煩囂都市之中，只能與煩囂作伴……具體來說，就是把不相干的噪音、怪味、彩光當做戲棚中的佈置，自己是其中一個角色，這樣登時就不覺孤獨了，即使是不太愉快和優美的劇本。

踟躕了一會兒，何君並未找個地方用膳或添置所需，仿佛一停下腳步便停止了煩囂，停止了演出，變回一個觀眾。

終於來到一個停下腳步也不覺孤獨的所在，該處名為桂芳園。園中以洋人為主，何君在此登時賓至如歸，未幾已於一家酒館找個位子坐下。

酒館總是弄得十分昏暗，作用是讓人沒法仔細觀察身邊的事物，另外，酒水亦讓人不那麼靈敏，讓人

人看來都差不多，對每個人的態度也差不多，於是生人或熟人間，由態度差別形成的隔膜便容易消除。對於形單影隻的人來說，這些都有助溝通，並進一步排遣空虛寂寞……當然，也多得酒館那些三五成群、尋歡作樂的人，才讓獨酌悶酒這行為顯得空虛寂寞。

何君舊時不作興來這種場所，花旗那兒有親人、朋友，雖然不常聚頭，但有就夠了，這裏是沒有，只有像自己一樣的人，靠酒水和暗燈來結交，要從中找到個知己，真需要大量運氣，舊時的知己便無一如此結交得來……結論是不寂寞時的交往更大機會成為知己，酒逢知己千杯少這句話，不能倒轉過來。

離開桂芳園，何君帶點醉意走向碼頭，經過終審公堂一帶，建築完全是西域風格，上有一個石像，雙眼蒙着，一手持劍一手持秤，仿佛影射一齣話劇「水都商人」，故事講述錢債肉償，利劍和天秤便是劇中道具。至於蒙眼，有人說寓意一視同仁，但誰也知現實是隻眼開隻眼閉，否則天秤這個、斬那個，什麼都不用做了。

終審公堂對出有個公園，能看到龍港三家大銀號的總部，即落英派的辮子銀號，京華派的中子銀號，及身在京華心在落英的獅子銀號，均按其商標而得名。

據說三行均面臨重建，以應付日益擴張的業務，屆時此三座古色古香的矮塔，鐵定會變成現代新潮的高塔，一如旁邊的郵政衙門，原本是精雕玉琢的大好模樣，重建後成了四平八穩、其貌不揚的工場一般。

其實郵政本身不必講求雅致，百姓未有反對此次重建也不足為奇，龍港欠缺許多比雅致更逼切的東西，例如退休金之類，百姓亦未有抗議呢；至於民主之類東西，該定位做逼切或雅致，則是後話了。

若論及事物是否必要，鄰近那座「龍港會所」堪稱不必要之首了，佔地既廣，亦非平民享用，但偏偏改建郵政衙門也不改建龍港會所……可見事物之存廢與本質無關，用家身份才是關鍵。

至於附近那座和平紀念碑，相信能屹立不倒好些歲月，畢竟紀念這回事，本來就是和時間對着幹，較具抗拆能耐。

值得一提的是該紀念碑乃紀念一、二次武林大會之死難者，不是紀念落英派獲勝，畢竟對龍港百姓而言，勝負之別僅是較好或較壞的主人，這差別太過曖昧，不能拿來紀念。

何君踟躕至此，已盡興了，便離開這美侖美奐的中心區，回到客棧。

翌日一早，何君就攜同行裝南下，到海島區尋覓一個長期住所，海島區地租較邊界街貴上許多，但以何君的差事來說，尚算不太吃力，很快在房產仲介找到個小寓所，兩房一廳，連傢俱和交吉，最適合何君一類急需入住的租客，當日下午業主便來簽定租約。何君連連稱讚仲介找到如此實惠的寓所，沒多理會他在簽約時提起在此發生的案件。

寓所位於炮台峰堡壘道，平安閣十樓丁室，安頓下來之後，何君便修家書予遠在花旗之爹娘，簡述近況，末了寫下「衣不錦、鄉不還」以明志。

這日不比前一天來得輕鬆，晚上在家裏打坐吐納，養足精神，準備翌日以最佳狀態上任，正當入神之際，忽然傳來砰砰嘖嘖之聲，猶如炒豆，何君便開門探查究竟，原來源自隔壁，幾個婆娘在打馬吊，配上嬰兒哭鬧、喊爹罵娘之聲，更是非常熱鬧。

快到了子時了，不但沒有結束的跡象，亦無人將音量收細，為了表達情感，這些娘兒個個在鬥大嗓門，如同爭豔鬥麗的花朵，爭輝奪目的繁星。

第三回 地契困期限 帥印落誰家

何君首天上班前沒睡好，是個不好的兆頭。雖然睡上一頓好覺不意味有好事降臨，但足以讓人不把事情弄壞，或令壞事更壞。

出門時，隔壁鏖戰完畢，走廊靜悄悄的，仿佛特意為了令他睡不好，才去搓那場麻將。

清晨的街道，擠滿了轎子、馬車、行人，龍港人多路窄，有時人佔馬路，馬佔人路，大家都慣了，只要不塞着，大家都讓大家好過。

第二次來到官府總部，而且有了個名份，已沒上次般緊張，在女官引領下，何君來到所屬特派衙門，設於舵主房間附近，室中就兩套桌椅，十分寬敞闊落，頗有做大事的派頭，但辦公桌小小的，反映權力有限，桌上光溜溜什麼都沒有，靠牆置放了幾個木櫃，裏頭都是文件，看來好多年沒有人用過，有股發霉味道。

女官：「你先坐一下，我去接另一位上來。」何君便把帶來的用品置於案頭，包括一個小巧的模型天船，那漲鼓鼓的氣球上面寫着「一帆風順」，何君便是乘坐此型號從花旗前來龍港，雖然天船不靠風帆

驅動，一帆風順云云真莫名其妙，但這是他上船時娘親送的，對單身漢來說，這是重要的動力。

敲門聲響，一女子隨女官進來，與何君年紀相若，容貌遠遠稱不上出塵脱俗，衣服繡了荷花也彌補不了，幸好未有濃妝豔抹，總算俗得可耐。根據介紹，這女子姓薄，與身材相稱，確實單薄，而且是均稱地單薄。何君站起身，以龍港話說：「小姓何，多多指教啦。」

女官出去後，薄姑娘也擺放物事到案頭，一邊說：「你龍港話說得很好啊，在這兒很多年了嗎？」何君：「我幾天前才初次來，龍港話是在花旗時學的。你呢？以前在哪兒辦事？」薄姑娘：「我過去為幾個大狀辦過事，那生活太辛苦了，年歲長了慢慢吃不消，其實我以前唸的是歷史，不太習慣爭分奪秒的事兒，便想來官府應徵，據說每日可準時下班……原本打算來碰碰運氣罷了，真沒想到會聘用，你呢？怎麼會找這差事？」

龍港有個習慣，被問去一些底細，便得反問一下，否則便蝕本了，但何君以為那是出於好奇，便高高興興、鉅細無遺地介紹自己來歷，末了還加一句：「這差事看來不錯啊，我還以為要找許多門路，花些銀子疏通關係方能到手呢。」薄姑娘：「早年確實如你所說，所以肅貪公署真不是擺來充門面呢。」

話匣子打開後，何君方得以鬆懈，薄姑娘是他在龍港第一個友人，稍為去掉作客異鄉的拘謹，放下作為外人的角色。

何君：「薄姑娘，我沒在龍港職場待過，有何不是之處多多包涵。」薄姑娘：「不敢當，你喚我名字便好了，我洋名叫可兒。」說時別過頭去，不知害羞個什麼。何君：「哈哈，和你的姓合起來便是薄荷兒，

我喚你薄荷好了！」薄荷笑出來：「真是的，第一天就亂替人改綽號，你在花旗一定得罪不少人呢。」

「真讓你說中了，以前有位新同事看來很年輕，但辦事能幹，我就去猜她的年紀，而且我故意猜得很大，惹得她大大生氣呢。」「噴，閨女的年紀是秘密，你還要把人家說得這麼老，被人討厭是活該。」「不，原來比這更糟糕呢，我原意是猜大一點作弄她罷了，想不到呀，我竟然不小心猜中了，於是她不只惱我，更惱她的胭脂水粉瞞不了人。」名字、年紀這些話題雖然無聊，倒配合二人淺薄的交情，也勝於無話可聊。二人談談笑笑，敲門聲又響，便是舵主，舵主不待二人起身，自己便找個地方坐下，手上拿着杯香濃奶茶，芳氣飄逸，一坐下來便呷了一口，讓人覺得飲者輕鬆自在。

舵主：「這玩意真是龍港最大發明，早上不能沒了它。坐下吧，不必多禮，嗯，怎麼開始講好呢，這個特派衙門是新成立，沒有既定程序和工作，只為了我一個煩惱而設立，那個煩惱嘛，你們求職時已猜着個邊兒。」說到此處便臉色一轉，連奶茶也放到桌上，讓人對接下來的說話有所戒備：「便是租借區的帥印呀，根據落英京華兩派條約，丁丑年時，龍港的租借區得歸還京華派。」

舵主嘆了口氣又說：「離丁丑年還有十八年，說短不短，說長不長，人生也得為十多二十年後作打算，何況一個大城鎮？」何君：「確實，若要購田買地，動輒攤分十多二十年付款呢。不過到時舵主早就退休了。」舵主：「我是舵主不是駝鳥呀。但你說到點子上了，近月有銀號大班、建塔商賈來找我，問我十八年後租借區的田地到底如何處置？我不能蒙混過關了。」薄荷：「若根據目前條約，分舵只有權批出了丁丑以前的地契，多一天也不成。」舵主：「對呀，那該怎辦？批出合約的使用期限越來越短，若不

弄清這一點，租借區許多大型項目開展不了。」

相比江湖許多死人塌樓的大事，此事並不如何震撼，何君的回應也較隨意：「那麼，舵主可有找京華派討論一下？」舵主：「當然沒有，與京華簽約的是總舵，交還帥印的也是總舵，我只是個分店經理，規格不對，怎能隨便找對方商討？不過三個月後，京華派邀請我作客燕京，談論一些合作計劃，屆時可以藉機提起。問題是，怎麼提起？帥印或地契均不在議程呢。」

何君：「這樣呀……有和總舵談過嗎？」舵主：「也不能隨便提起，須知大夥都不想惹麻煩，我一旦提起，就會啟動許多部門呀程序呀，鬧得沸沸揚揚，惹來整個江湖議論紛紛，原本一件簡單的事就變得無法收拾。」

舵主站起身來，踱了幾步又說：「帥印一事牽連太廣，稍有處理不當，隨時導致落英京華大動干戈，包括我在內，誰也不想扯上關係，偏偏此事越拖越不好辦，躲得過今年，躲不過明年，所以嘛……」這種利有介事的說詞，還是令何君懶洋洋：「所以最好分舵看着辦，辦得好固然皆大歡喜；若無法辦，才設法把總舵牽涉進去。」

舵主停下腳步：「最怕是辦不好，分舵被總舵拿來揩黑鏟。你們得想個辦法，不讓我揩這隻黑鏟。明白嗎？若我找官府中人計劃，低級的欠缺分析能力，高級的大多因循守舊，聰明又願意承擔的人，又與各界千絲萬縷，他們滿腦子幫派利益呀、百姓福祉呀，卻不懂專注問題核心，亦即助我渡過難關……只要取態清晰，雖只你們二人，你是金融政務出身，你是律法歷史出身，大致足以互補，合力解決我這煩惱。」

薄荷不太喜歡這種曖昧狀況，皺起眉頭說：「感激舵主賞識……不過總舵是裝作不知道，還是真沒留意到帥印期限呢？畢竟掌門之位剛剛易手，說不定新掌門鐵血師太還未瞭解此事，不願如此處理。」她臉上那些皺紋，該有不少是拜這表情所賜。

舵主：「嗯，也有道理，你說說有何分別？」薄荷：「裝作不知道，就是默許舵主處理，舵主不是剛獲延長任期一年嗎？想起來，就是總舵不願把問題留給下一任，無論如何也要在這一任解決。如果是真沒留意到，那就難說了。」

舵主：「鐵血師太若留意到……她鐵定要鬧大。屆時我處於兩派之間，不知如何打算？若我自行處理，只要沒把事情弄僵了，仍有餘地推卸責任，再由總舵出面擺平……今天就先談到這裏吧。你們把近年涉及龍港條約的資料都整理一下，把形勢、策略、預期結果總結出來，再考慮如何行動。」說着指向牆邊幾列木櫃：「弟子元老兩院的會議紀錄在此，看看是否管用，還需要什么資料，可到藏經閣去查。」然後拈起杯子，離開了房間。此時奶茶早就涼了，那陣芳香更消失無踪。

房間又餘下一對孤男寡女，但少了起初那股從容。何君強笑說：「你讀歷史，這件差事真合你身份，前面涉及一百多年，其後也涉及一十八年，但未知你能否朝九晚五，準時下班。」薄荷沒心情開玩笑：「這差事真混帳，似乎舵主亦無意解決問題嘛，但求在此事表過態、立過案，就算完成份內事。」「誰叫總舵亦是類似態度，只差分舵要應付地契，不能學總舵般逃避。」「可以肯定京華對此事的態度截然相反，巴不得快點談判。」「確實，若收回龍港的租借區，那資產價值抵得上幾個城鎮了。」「京華雖志在錢，

但更在乎面子。」「按條約收回一塊地罷了，有什麼面子的？」

薄荷：「你不知道嗎？京華官方不把龍港分成租借區及割讓區，在他們眼中龍港是一整片淪陷區，是落英兵臨城下強行奪去，這種城下之盟根本是一紙虛文。」何君：「怪不得舵主不敢找京華派，他怕一談起來，京華一氣之下，就宣佈收回整個龍港……但京華膽敢不按條約辦事嗎？若將此事呈上武林聯盟，怕討不了好去。」「按法理是落英贏，按情理則京華贏，結果嘛……」「就是誰的拳頭大誰贏。現在的落英不比京華強多少呢，對總舵來說，若能保住割讓區就該滿意了。」

薄荷嘆了口氣：「你倒說得輕鬆，假設割讓區歸落英，租借區歸京華，那麼百姓怎辦，許多人每天兩頭走的，難道上班下班、上課下課也得經過關員檢查，煩都煩死了。」何君：「那即是全龍港歸還，或全龍港不還。」「嗯，哪一個結果都比半天吊好。」「若打算全部歸還，那就不必開設特派衙門了，我們得想個方案把整個龍港留住，哈哈，來個『逆權侵佔』！」「別這麼大想頭了，別忘了我倆的任務只是幫舵主渡過地契一關，最終結果如何，已超出我倆的職責啦。」「也許對舵主來說，我們的可取之處正是這種取態……唉，不過要渡過地契一關，沒有京華參與根本無法可想，除非自行批出超過年期的地契，但白紙黑字的事哪能瞞天過海，想想看，分舵根本沒什麼好策劃，終歸要找總舵出面……等等，說不定舵主在撒謊，他其實與總舵討論過了，並受命去試探京華口風，只是不知如何開口。」「就算他說謊，我們也得裝作不知情去辦，說到底，我們也是為了交差呢。」

何君搖搖頭：「第一天上班已經如此，日後的路可難行了。」薄荷：「我也不知如何着手，先翻翻舊資料，看看能否找到靈感吧。做同一件事，對象、時機、用詞不同，往往就令結果截然相反，我們的工夫就該用在這裏。」於是二人便分工翻閱資料，此處不贅。

轉眼間，何君已在龍港快一個月了，諸多瑣事已經適應，例如一日三餐，不論中原菜、東洋菜、南洋菜、西域菜也吃得津津有味，對於一個花旗人來說，舌頭自少被那些油炸食品虐待過，來到龍港這個美食天堂只有感恩的份兒；只是每次來到中原菜館，總覺得遭受白眼，看扁他是個吃遊客菜式的洋人，於是何君總是加句走葱、少甜之類，好讓人知道他不好欺負。

不過煩惱仍難免，午飯尚有薄荷陪他，但晚飯總是孤伶伶，就算山珍海味也沒味兒，官府沒有人熟絡得下班還待在一起，鄰居又盡是三姑六婆，連一起走個樓梯也覺礙眼，至於親自下廚嘛，起初還有點樂趣，起碼不用搭枱或限時，也可不顧儀態，邊吃邊讀些東西，可是老問題還在，孤伶伶的，孤伶伶的，比遠征蓮南派時更令人思鄉，那時有許多師兄弟作伴，那兒也不會平靜得讓人胡思亂想。

這天何君在市場逛逛，見到公告欄有些告示，有些招聘老師、有些出售傢具，何君想了一會，寫了張「招聘鐘點丫嬛」的告示，至於酬金，由於何君不熟行情，便寫下鐘點老師的時薪……在龍港是有點過高，但在花旗的話，丫嬛技工之類甚至比老師更值錢呢。

不少人來應徵，但沒找到一個合適，他們即使廚藝上佳，也叫人吃不下嚥，不是面目可憎，就是身有異味，或者言語無味，總之不勝任「飯腳」之職責……和舵主一樣，真正的職責不會寫到告示上。

這天又來一個，才十六七歲模樣，其他人來應徵時見是個洋人，不免有些忐忑，這女子見了何君，卻高高興興地用洋文打招呼，其笑容可掬，絲毫不似作偽，知道何君會說龍港話，更是有的沒的說個不停，對寓所該如何佈置指指點點，介紹自己時更滔滔不絕，仿佛客棧大廚也沒她懂得多。何君笑着聽完，便點點頭說錄用了。

何君為這個丫孃起了個別號叫「翡翠」，因她閒來無事便看翡翠戲棚，台上哪個戲子演什麼劇目中什麼角色，一一如數家珍，便以此相稱了；何君亦從中得益不少，開始瞭解龍港百姓想些什麼、要些什麼、不要什麼……對比以前所想像的情況，差別就像花旗和龍港的距離一樣大。

幾頓飯下來，這個炮台峰堡壘道平安閣，才像那房產仲介的宣傳口號一般，有點家的感覺。

第四回 快駒撼頑石 盛宴擺公堂

何君搬進來時，主要行裝是書本和衣服，衣服料子偏厚，此地氣候濕熱，不大派得上用場，書籍也是偏厚，此地忙碌煩囂，不太適宜閱讀，結果一個月下來，何君買了許多適合龍港的，加上原本帶來的，填滿了衣櫃和書櫃。

何君擺放這些東西時沒多考慮，有位就塞，對此翡翠要點頑皮，來了幾次後膽子大了，就把所有東西重排一次，衣服按顏色和深淺排，書本按高矮和厚薄排，此舉既無益亦無害，只能說十分無聊，何君忍不住問：「我沒吩咐你排東西，你何必花這時間？先旨聲明，我不會額外打賞你的。」翡翠：「我沒那麼市儈，我只覺排好了看起來就舒服啊。」「要排就按衣服用途來排，按書本種類來排，唉，你這種排法就像我爹以前排貝殼一樣亂來……」「那樣排不好看。再說我不懂那些書的種類。」「你真懂找樂子，換着我，辦好事就回家啦。」

翡翠嘆了口氣：「大爺有所不知，我家狗窩一般，沒什麼好回的，人們用家徒四壁形容窮人，我家是家無四壁，因為亂七八糟的東西堆到看不見牆壁，地方小，人又多，弟弟妹妹又吵又髒，真是烏煙瘴氣。哪像這兒，有個櫃子讓我排東西呢！」何君：「嗯，那麼我每天弄亂些東西讓你排吧。原來此處已不錯嗎，比起我的老家差得遠了。」「真的嗎？戲棚裏面花旗人都住大屋，那是真的嗎？」「住屋子是真的，但不大……」「真羨慕死我啦……你回鄉時帶着我吧，我不收工錢當你丫孃，讓我住在那兒就夠了。」「待我衣錦還鄉，一定帶你去見識。」說時十分認真，應該比翡翠更期待那一天。

又過了一段日子，已臨近提交方案的期限，何君這天工作得很夜，將近子時才離開衙門，還好翌日已是周末，可以休息一下。

離開繁華的中區後，路上已靜悄悄的，加上暗淡無光，就似個個也心懷不軌，令人不由得放輕腳步，至於馬路也疏落起來，卻寬敞得令人躍躍欲試，在騎士馳騁縱橫之下，發出一陣又一陣的急蹄之聲……一條平整又寬敞的馬路，加上沒有維護工程，在龍港可說十分難得，猶如一個天生麗質又無人佔有的姑娘，令眾人都想向她逞能。

何君每次舉步，奈何便有快馬呼嘯掠過，總沒法子橫過馬路，何君旁邊有一漢子，亦為此十分焦燥，不住咒罵這些馬主，通通是二世祖、敗家仔之類，顯然是個無馬階級。

忽然又一匹快馬疾馳而過，卻突然失控，跑上了行人路，只聽得慘叫一聲，何君身旁漢子被摺倒了，翻滾了幾圈；騎士越過數丈，才拉得住韁繩，硬生生把馬勒停，令馬兒嘶叫之聲十分刺耳。

何君連忙上前察看漢子，讓他躺平；騎士亦下馬，離遠見他血流披面，已不敢靠近，又見漢子沒什麼反應，一時生死未卜，怕自己弄出人命，便逃回馬上，顯然並非去報官。

豈料一提韁繩，馬匹竟是紋風不動。這才見到有人一手按着馬頭，雙眼直望自己，正是何君。騎士大驚，揚鞭打馬，馬兒仍是不能發力，原地踏步，只能一個勁喘氣。騎士進退不得，被何君瞧得心下發毛，乾脆揚鞭揮向何君：「滾開！」何君一手抓住馬鞭，用力往回一扯，該人跌撞下馬，見何君一副要殺人的樣子，連滾帶爬的逃去。

此時受傷漢子呻吟了一聲，原來未死，何君救人要緊，便讓肇事騎士乘機逃脫，消失於街道暗角。根據何君判斷，漢子所受之傷不重，便讓他坐上那人遺下的坐騎，一步一步，慢慢踱到官家醫院去，檢查之下，果然只是皮肉之傷，未及筋骨，塗上金創藥已無大礙了。

漢子不住向何君道謝，又痛罵該騎士：「有這匹馬在手，不怕找不出那混蛋。」何君：「這匹大宛名駒多俊，那騎士該有點家業呢。」「還有這套馬鞍，打造得相當精緻……咦，這兒刻了個字『高』，莫非是高家？明兒到衙門打聽一下，看看誰人登記。若是那個高家就好了，不知昨晚的是兩個紈袴子弟哪

一個……」「你向醫院拿了傷勢證明，交給官府去查好啦。」「少俠有所不知，這些馬匹往往以公司名義登記，出了事就隨便找人頂罪，官府見沒死人，也不會認真查。」「那麼你自己查也一樣無法證實，同樣可以抵賴。」「昨晚有你在場當人證啊。」「當時無月無燈，我沒有把握認人，再者對我來說，中原人看來都差不多。」「那也不打緊，就算抓不到人，把事情鬧大，讓高家出醜也不壞。」「哈，你打算告訴那些訪事員嗎？」「我自己便是訪事員，筆名頑石，在盟報任職。出名死纏爛打，這次更發生在我頭上，算那家伙倒霉。」頑石原應受教點頭，但按此君做法，該是不點頭也得低頭。

何君：「啊，原來你在大俠門下辦事，他老人家可好？」頑石：「他精神旺健，封劍之後深居簡出，只負責寫寫月旦評，閒來無事與好友喝酒吟詩，好不快活。」「數年前聞說大俠金盆洗手、退跡江湖，實在萬分惋惜，莫說龍港一個小地方，連中原也難找另一俠士與他齊名矣。」「原來少俠也是擁躉……昨晚那一手很俊嘛，好像是天經載有的武功？」「我還以為你昏倒了，竟然看見嗎……那粗淺功夫不算什麼啦，以我內力來說，要發揮招式精妙，還嫌不夠火候呢。」

頑石：「我更是手無縛雞之力，但起碼不能輸氣魄。現在我就去找一個相熟的巡捕報案，確認馬主身份後就能寫報道了。」說時一臉興奮，似乎十分慶幸有這麼一場意外，能借伸張正義之名教訓討厭的人物，就似偶遇佳人，巴不得出現無賴好讓自己出手打發。

二人便牽着那匹作為證物的大宛良駒，前赴該巡捕所屬衙門，何君在外頭等候，折騰了一夜也餓了，便在路邊找些零嘴填滿肚子及空檔。

何君買了幾串魚肉、牛肉丸子，即叫即煮，新鮮熱辣，當然這種鮮味煮法只為了掩蓋材料本身的劣質，再加上醬料，讓人不知吃了什麼進肚，但何君不太挑吃，咬得十分過癮，未幾頑石也出來了：「我朋友答應馬上調查，只要一有消息，便會送信到報館去。」

二人來到報館，頑石便撰寫何君與騎士交手的過程，當然再加油添醬，寫得像小說多於像報道，何君讀了也覺好笑，反正其真名被隱去，便由他發揮……何君在花旗也當過訪事員，對業界這種情況見慣不怪了，就似他對路邊零嘴的態度，為了趣味，不妨暫時遺忘事物的本質，畢竟認真嚴格的一面，只應留給人生重要的課題呢。

接着有人來找頑石，正是巡捕差人送信來。頑石一臉愉快地打開紙條，但不消一刻就轉成怒容，髒話百出，何君見狀：「莫非不是那個高家？」頑石：「根據編號確是那個高家，但落不了案……他們說走失了那匹馬！媽的，真他媽的荒謬！」說完轉怒為笑，也許見慣世間許多混帳事，覺得此事混帳之餘有點滑稽，教人無法認真地生氣。

何君奇道：「好端端會走失？那匹不是脫韁野馬啊。」頑石：「自是有人故意放掉啦，我相信不是我那巡捕朋友幹的。混帳，定是高家收到線報，便買通巡捕房中人。」「那麼現在如何了結？總不成沒有實據便寫到報章上吧？」「當然啦，總編那一關定必過不了。」這時頑石意識到滑稽劇的主角是自己，而且在新相識面前丟盡了臉面，就更不好笑了，何君亦識趣：「那我告辭啦，你也多歇息。」

頑石：「慢着，我想起一事，今晚是創報二十週年，大俠在家中設宴……」說着找出與會者的名單查

看：「果然！姓高的也在受邀之列！」何君：「嗯，那又怎樣？」「還用說，當然與那姓高的對質！」「不是吧？貴報大宴各方好友，高官名流雲集之際，你打算鬧事？而且高家說不定是大俠深交、報社客戶，你頑固也得看看場合吧？反正你不過受了點皮肉之苦，揭過去便算了。」頑石搖搖頭：「訪事員不是這樣當的，要好像前輩金堅先生那樣，才算是有種的。你今晚有空嗎，也過來坐陣吧。」又露出那股躍躍欲試的神態。何君卻沒他好氣：「今晚剛好沒空，有約……」頑石：「那真可惜，大俠深居簡出，這晚原本是拜見他的好時機。」

何君一愕，又低頭沉思一會：「呀，想想看，你今晚若獨個兒發難，與那姓高的各執一詞，定討不了好去，幫人幫到底，我還是隨你走一趟吧。」於是二人各自回家休息，相約是夜在宴會再見。

何君找出塵封多時的禮服，又細細修飾好鬚髮，才出發赴會，其時大俠府邸門外已是車水馬龍，好不容易才見到頑石，卻見他穿得十分隨便，恰似平日上班，也許對於員工來說，假日出席公司活動的確等同上班。

赴會者均有請帖或職員證件，頑石不論如何游說門衛，何君仍不得內進，何君也有點意興闌珊，便說在外間待着，遲些見機行事好了。

於是何君便與那些車夫混在一起，可是不太搭得上嘴，這些車夫儘管穿戴筆挺，但言語無味。百無聊賴之際，乾脆觀馬不觀人，可是這些畜生除了名貴，說不上有何味道，就是用於炫耀罷了，不似花旗鄉間那些野馬，總是風塵僕僕的，好像每一匹也有點故事。

此時有匹馬忽然嘶鳴起來，何君一看，便是日前出事的那匹大宛良駒，何君上前細看，該馬卻嘶鳴得更厲害了，馬廐員工連忙過來察看，何君也不便久留。

回到外間，竟然見到舵主伉儷，二人自然是受邀赴會，無可避免之下，何君便上前請安，頑石那種放假上班的感覺，何君也領略到了。

舵主：「咦，原來你也認識大俠嗎？」何君：「久仰其名，不敢說識，原本有朋友帶我來見識一下，可惜沒請帖不能內進，也打算走了，沒料到遇上舵主。」

舵主便把何君拉過來，向門衛說：「請通傳一聲，我剛巧遇上朋友，容否帶他進去？」身份便是最佳證件，門衛見是舵主，忙不迭道：「自然沒有問題，幾位請進。」

幾人穿過庭園時，聽到宅邸中傳出爭吵聲，自然是頑石已開始鬧事。何君裝作吃驚：「咦，這聲音聽起來便是我朋友！我先進去看看他幹什麼。」於是三步併作兩步，爭吵聲也越來越響亮，不知是因為越來越靠近還是越鬧越激烈。

第五回 初啼輕試爪 已洗慎亮掌

進到內堂，便見頑石對着一個公子哥兒叫囂，內容不消說，便是指責他當夜撞倒途人不顧而去，而且事後毀滅證據。高公子雖沒料到在此碰面，但有恃無恐，只說此人發瘋，生安白造。

旁人不知內情，只能從外表觀察，頑石縛了繃帶，被馬車撞倒一部份該是真的，但肇事人是否公子則另當別論，畢竟推撞是電光火石間之事，其記憶也許不太可靠，更重要是大家都識高公子而不識他，按其衣著更必定不是什麼大人物，何需冒險相信？

頑石沒理會旁人的冷漠，向高公子連珠發砲：「來對質呀……你昨晚身在何方？和誰人一起？你手背割傷了呢？是哪兒弄來的？」公子怒道：「笑話，你是欽差大臣嗎，憑什麼問我？」「不回答便是其身不正。」「好，我便答你，昨天我在家裏，開酒瓶時不慎弄傷的，滿意了嗎？滾吧。」「開酒瓶哪會弄出這模樣的傷，除非你敲碎酒瓶再這樣劃過去。」說着拿了個酒瓶比了一比，公子沒好氣道：「哼，說了你又不信，繼續和你說話，只會讓你這瘋子更起勁，快滾開，別纏着我！」

頑石正要找何君作證，一瞥眼見他已在內，大喜道：「原來你在此，快過來告訴大家，昨晚那騎士是否這位高二公子！」眾人便往何君看去，公子見了何君，比之前見了頑石吃驚得多，畢竟此人不知什麼來頭，兼且是洋人，較容易取信於眾人，登時面容失色，同一道理相反作用，頑石臉有得色。

何君卻沒回應頑石，雙眼落在大廳一個角落，但並非直視，而是微微側頭、偷偷瞧向那個角落，所望之處正是此間主人，大俠其時與人喝酒談天，並未把眼前爭執當一回事，就似長輩看着小孩兒在吵架……對行走江湖的人來說，此事確實太微不足道了。

眾人跟隨何君目光投到大俠身上，大俠這才不得起身，搖搖頭道：「連這種事也得我出馬嗎？」與何君擦身而過，來到兩位小孩兒身旁，何君雙眼仍停在那張空掉的太師椅。

若最後事情不弄個水落石出，頑石勢必無地自容，見何君遲遲不來幫腔，便過去把他硬生生扯來：「喂，你快過來認人。」何君這才來到公子面前，但目光仍是瞧向大俠，不發一言，氣得頑石七竅生煙。大俠向各人說：「真沒料到今日竟發生這件趣事，用來助興倒是不賴。」待氣氛融和一點，才對何君說：「先生你當晚若在場，便請你講述一下吧。」

確實，若此間主人未首肯便貿然幫腔，倒似合夥來鬧事，而且何君是舵主的情面帶進來的，更不宜輕舉妄動。

何君這才打量起公子，公子被他瞧得心下發毛，嘴巴也不敢逞強，只咳了幾聲，乘機擠眉弄眼，好讓何君難以認出。

何君瞧了一會，轉頭向大俠道：「當晚月色朦朧，交手時間又短，我不敢斷言撞倒頑石君的人是否在場。」話音未落，公子已對頑石高聲叫嚷：「聽到了沒有，別再來囉嗦啦！滾開吧！」反應之大及快，真似被冤枉了。頑石則瞪大雙眼，難以置信何君竟如此老實。

不過何君接着說：「人不太認得，但剛才聽到幾聲滾開，倒有點耳熟，昨晚爭執時便好像聽過。」

何君若一開始便說認得公子容貌，倒似與頑石夾好口供，故此另找材料佐證，登時可信得多，雖然客觀來說也是何君說了算的供詞。

未待頑石與公子回應，大俠出來打圓場：「頑石小弟遭受意外，實屬不幸，然而還是交由官府查辦吧，別忘了許多朝廷命官在場呢。」頑石：「那些巡捕被收買了，故意弄丟物證，還怎靠官府？」大俠不答，

笑着搖搖頭。眾人聽了，均明白其用意，之前是他請何君認人，待何君表態後，他雖然隻字不提聽聲辨貌之事，其意就是認可了，後面說的一番話只是讓公子下台。公子也識趣，若再分辯的話，便是不給大俠面子了，於是只嗯了一聲。

頑石卻不軟化：「到他家馬廄搜一搜便真相大白，我已抄下該馬品種和編號，到時不容他抵賴。」見大俠面色難看，何君在頑石耳邊說：「不看僧面看佛面。」

公子聽了要搜，火從心起，說話也不知體統起來：「哼，好大氣餒啊，就憑你來搜我家，呵呵，大俠你調教出來的好弟子呢，現在藉你老人家威名來欺負我啦，大俠你武功蓋世，一根指頭就點死我了，但萬事拾不過一個理字！」

這番話語無倫次，而且無緣無故牽上大俠，大俠也動火了：「按公子所言，我用武功折服得了你，卻說服不了你。」原先的調停人如今加入了戰團，於是調停人換了一個替補，一名胸口別有「和事紳士」徽章的人站出來，希望大家給他面子，將事情一筆勾銷云云，可惜如今涉事數人均不願罷手了，態勢比之前更劍拔弩張，餘人抱着看好戲心態，更不願事情不了了之。席間以舵主身份最高，他亦不願趕這淌渾水，得失任何一方。

公子既然說話失禮，何君也不用客氣，便說：「其實不必動手動腳，也不必搜，幾位隨我到此間馬廄，便知真相。」說時瞟了公子一眼，卻見他毫無懼色，就似早知有此一着。

幾個重要人物便一同前往馬廄，頑石一個箭步跳出來，指出該馬：「呵，你好大膽子，昨晚才出事，

今兒便騎着牠到處晃。哈哈，還好何君剛才待在外頭才察覺你這匹馬。」公子：「這馬確是我的，但你有何證據說牠撞倒你了？」頑石從懷中取出一張紙條：「這編號是我把馬匹交給巡捕房前抄下的，一核對便知了。」說着便俯身到馬腿處去找烙印。

未幾頑石便站起身，滿臉怒容：「可惡，你竟然竄改了，原本肯定不是這幾個數字！」眾人一看，只見「五」和「七」兩個數字與頑石紙條所載編號不符，若說經過竄改，五字的兩豎不太協調，原本可能是個三字，七字也可能從一字加添筆劃而成。公子：「你別胡說八道，若是我昨晚竄改過，烙印哪有這麼快結疤？」大俠也俯身去看，說道：「原來是『無相指』，貴府竟有人識得此招，真是大才小用了。」公子愕了一下，還是嘴硬：「什麼指？我聽不懂，總之現在真相大白了，連編號也不符合，還控告我什麼？」說着把馬兒摟在懷裏，讓牠磨蹭，顯得十分恩愛。

何君來到馬前：「我可沒說過來看編號。」說着向馬廄一根木柱用力一抓，大俠讚道：「好一招九陰白鳳爪。」只見他收掌時，柱上已現出五個指印。

眾人不明其意，何君便解釋：「各位，昨晚我以此招停住馬匹，大家且看馬頭上的指印是否與柱上相同？」一人上前撥開馬匹額頭鬚毛，果然見到五個瘀黑指印，稍一對照，大小、間距、角度均如出一轍，再望向高公子時，只見他面如死灰，也無需再質詢了，頑石也心滿意足：「真相大白啦，好了，沒別的事啦，我回大廳了！」眾人便一同離去，只餘高公子一人。

眾人回到大廳時，其餘賓客見他們笑呵呵的，便知大俠一方贏了，既瞧過熱鬧，又未鬧至不歡而散，

事情再好沒有了，紛紛舉杯暢飲，賭錢耍樂起來。何君卻悶悶不樂，獨個兒在一角喝酒看月光。

月光所以吸引人看，是因為盤古初開以來，除了花旗派幾個人到過月亮，該處一直太平無事，那股清靜和皎潔，令許多浪漫故事得以展開，也令迷惘的人得以舒緩。

不過日後的事很難說，若然去的人多了，事情就會多起來，就像幾百年前的新大陸，或百多年前的龍港，開始時就算再荒蕪，探索久了就會發現些珍貴物事，值得各大派為之大打出手。

何君剛才備受注目，如今卻冷清起來，作為不請自來的客人，也不能怪誰，可是作為主人家，進門之客得一視同仁，大俠便來關照一下：「少俠，悉才之事還未道謝……」說着斟滿何君一杯酒，何君忙稱不敢，說完又低下頭。大俠：「少俠怎麼了？來，讓我介紹幾位朋友給你認識。」向一位老人擺一擺手：「這位是東海船王，他剛剛宣佈退休了，要傳位給他身旁的小船王，明天報章定有許多東西可寫呢。」

龍港本來有兩大船王，另一位已「棄舟登陸」，出售了船務，收購了蒼龍集團，當大地主去也，於是餘下一位就順理成章，獨佔船王之名。

小船王正在意氣風發地演說，聲稱要繼承父親宏願，率領船隊揚帆於各地海岸，風雨不阻，目標是繼續擴充船隊，成為全武林最大一支云云；眾人也附和起來，「恭喜賀喜、一帆風順」之聲不絕於耳。其時天下太平，百業昌盛，正是船務生意最興隆之日，也難怪小船王躊躇滿志。

大俠見何君興趣缺缺，一副坐立不安：「少俠正值大好年華，何以看來滿懷心事？」何君放下酒杯：

「先生可否借一步說話？」見何君神色有異，大俠頓了一頓才說：「有何不可。」

二人來到房間，何君關上房門便說：「想向大俠討教幾招。」大俠愕然：「哈，原來為此，我早已金盤洗手，你沒聽說過嗎？」「我當然知道，只是老遠從西域前來，若未能見識武林第一高手的功力，實為終生憾事。」「人生難免有些憾事，而且老夫武功沒外間吹得那麼高深莫測。」「正是不知傳言虛實，方要親身試驗，只對一掌，於願足矣。」「不，金盤洗手非同兒戲，今日先例一開，便難以收拾。」「總有非出手不可之時刻吧？」「活了那麼久，自然學了些出手以外的方法。」「若有人偷襲呢？」「那當然得自保，但別指望只對一掌。」

何君無可奈何：「那麼在下告辭了。」說着深深一揖，回身離開。

回到大廳，正要步出大門，卻被舵主叫住：「你到哪兒去了，過來過來，介紹一人給你認識。」該人是舵主的幕僚長逸士先生，前為離島理民官，他團團被人圍住，有銀號大班、塔樓大亨、驃騎會主席等等。話題正是開發離島的大計，把何君叫來倒不是為了介紹人，只是有人提及地契到期一事，何君鑽研了這課題一段日子，自然找他回答。

其中一人道：「我看啊，半島區以南及海島區都發展得七七八八了，龍港要謀出路，便得從離島區着手。」另一人：「何不先開發半島區以北？」那人：「那處太多鄉紳父老啦，一動到他們的地皮便要拼命的，還是離島好，可以毫無制肘，大展拳腳。」另一人：「但十八年後帥印便到期，屆時我們能否大展拳腳還是問號。」另一人道：「照啊，在離島投資不似在市區，鋪橋搭路也得重新來，若不保證

十八年後我們的利益，這開荒牛就當白當了。」

如此漫漫長談，何君不經不覺待到散席為止，期間好像認得了許多人，他們也該認得自己，可是大家所認識的對方，也不過是這場合展現的一面，這一面認識再久，也不會演變成自己人，沒有共同利益、秘密，終歸是個局外人。

第六回 探索超塵境 出脫清泉澗

翌日回到衙門，何君翻看已準備一段日子的方案，對薄荷說：「嗯，我忽然有個點子，想加進去讓舵主參考。」薄荷兩眼一翻：「你不如再遲一點說吧，離繳卷只餘十天啦。」何君：「這是我昨晚才想到的。」薄荷：「背景少說，長話短說。」熟絡之後，二人已十分不客氣，尤其是薄荷對何君，而且心情欠佳之時。

何君：「我們一直把談判對象局限在政治人物，卻忽略了比較開明的商家，其實舵主去見燕京王之前，若能收買幾個京華派商賈為我方說項，那比舵主直接進行有效得多了。」薄荷：「還道你想出什麼點子，莫非你要舵主行賄？關乎帥印這等大事，舵主要拿出多少才足夠？別忘了舵主但求過關，不求解決，別多生事端了。」「我在想啊，舵主嘴巴說只求拖延，不求解決，他心中真是這麼想嗎？論才能，舵主堪稱歷屆最高，論時機，也該由他着手，所以豈有袖手旁觀之理……我倆不如制定兩套方案，一個如他要求的十分消極，另一個就積極一點，最終如何處理由他自己定奪。」「積極的是你不是舵主吧……要弄

個積極版本由得你，我繼續消極便好，到時我倆各自表述給舵主吧。」

何君：「你不聽聽我的點子嗎？給些意見嘛，是這樣的……雖說收買，也不必明目張膽送錢，畢竟不能驚動財神爺，京華派也沒這膽子收，賣派求榮乃死罪呢。不過舵主可藉發展新區之名義，廉價出售土地予京華商賈，這明着便宜他們，卻不易落人口實，事關那並非什麼好地段，而是鳥不生蛋的離島，要冒上當開荒牛的風險，當然，若政府出資修橋鋪路，那些地段就大大升值，回報就可觀得很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京華商賈持有這塊土地，其利益就與龍港未來縛在一起，若把龍港交還給京華，分舵地位反正沒剩多少年，官府就沒動機關發離島，他們的投資就泡湯了。利益攸關之下，便會游說京華派擱置回收龍港。離島這一大片天地，已經引起本地商賈垂涎，只等龍港前途一定下來便會進軍，舵主要以之收賣京華派商賈，就得趁現在了。」

聽了何君一段演說，薄荷也沒什麼反應，畢竟賤賣自己所住城鎮一部份，總不是味兒。

何君從未踏足離島，紙上談兵幾天後，為了讓內容更具體，打算在周末考察當地，出發前吩咐翡翠準備乾糧，豈料翡翠聽了，嚷着要一同前往，何君笑說：「你娘知道你跟陌生漢子外遊，不打死你才怪。」翡翠：「你是我服侍的大爺，怎算陌生人？」「呵，孤男寡女，你倒不怕我起歹念，借機輕薄你。」「你若輕薄我，早就輕薄了。」「那又不同，你每天吃了飯便回家，沒有過夜。」「算了，就算孤男寡女，乾柴烈火又怎樣，我這麼醜，有什麼可以輕薄的？」說時把辮子在手指上繞呀繞，又幽幽地嘆了口氣，讓人知道自己在講氣話，何君於是說：「其實嘛，你也……」見翡翠身子俯耳過來，水汪汪地望着自己，

明顯在誘導答案，何君便說：「不算太醜。」翡翠大怒，連乾糧也不準備便走了，何君卻一個勁地大笑。船程約大半個時辰，來到離島，海水味道有別於偉大利牙港，清新怡人得很，只見好些漁民在曬網、曬魚，也有些在曬自己，用斗笠蓋着臉面，在船中或碼頭一帶睡覺，其時還是上午，風和日麗，氣氛已似太陽下山了，何君也打了一個大呵欠，好像自從來到龍港，從未這麼慵懶。

碼頭附近有一家雜貨店，規模小得像已倒閉，還有家麵店，店面黑得像已打烊，此外就沒什麼了。

何君沿着堤岸走了幾里路，也不見別些景色，都是雜草亂樹，田陌清溪，村漢野牛，偶然有些孩童，見了何君大感好奇，離遠向他指指點點，小聲說話大聲笑，自是少見洋人之故。

此處沒有崇山峻嶺，何君見到山便找路登上，沒有路便繞着走，如此漫無目的走着走着，來到地勢稍高之處，風光亦明媚起來，只見長長一條海岸線，勾劃出島嶼的形狀，放眼看去，便是無盡的大海，在耀眼的陽光之下閃閃生輝輝，在極目乾坤之處，海天混然一色，是讓人十分舒暢的蔚藍色……這片景象稱不上奇特，卻讓人十分珍惜，在市區不管身置多高的樓塔，也沒有這種無邊無際的風光。

於是何君找塊大石坐下，乘着樹蔭充飢解渴，之後取出畫布畫筆，色盤顏料，畫下眼前風景。何君自少便好此道，畫得不算極好，但日子有功，足以讓外行人讚歎，甚至比不出名的內行人得到更多讚歎，因為內行人的對象是其他內行人，人數比較少。

除了圖畫，何君亦取出地圖對比，構思夷平哪一座山丘，填平哪一條溪澗，好讓商賈建塔。在地圖上塗塗抹抹，行阻無間，仿佛一張圖畫般讓人任意發揮。

如此待了一個時辰，何君又起行了，按着地圖，試着從山的另一邊下坡，可是繞來繞去，也找不到大路，反而進了密密麻麻的樹林，地圖上沒記載，何君也不憂心，心知離島再大有限，只要往前一直走，終會到達岸邊，屆時沿着走便可找到碼頭，故此沒有從原路回去，此間也沒有人可供問路。

如此走走停停，何君又進了另一個樹林，其時天已入黑，牛蛙之聲此起彼落，間中頭上傳來各種鳥啼，相比鬧市中車馬奔馳之聲、喝爹罵娘之聲，這些叫聲都不覺聒噪，反而催人入睡。

何君查看了一會，便在一棵大樹旁坐下，放下包袱，解開衣襟，舒了一口長氣……抬頭望向穹蒼，月亮又圓又大，即使枝葉密密麻麻，也沒全部遮住。正當何君合上眼睛，打算在此度過一夜，卻穩約聽見潺潺水聲，原來不遠處有條小河，不靜下來真難以覺察，便又站起來，藉着月光尋去。

走了一會，何君便找到小溪，連忙喝了幾口，又掬水洗臉，攀山越嶺了大半天，全身都是汗水，便打算脫衣進去洗澡。

正要解下上衣，何君才發現溪澗上游有個小瀑布，瀑布旁邊有個人，雙腳浸在水裏，似乎看着何君一陣子了，其身形纖細，是個女子。

何君身處下游，該喝了不少該女子的洗腳水，但似乎不以為忤，只怔怔的望向她，猷猷的發呆，雙眼一眨也不眨，仿佛一走眼該女子便會消失無踪。

女子察覺何君盯着自己，連忙起身離開，何君一驚，也馬上站起身，但未走上兩步便停住了，似有一股怪力阻止他追上去，也似有一股理智告訴他沒理由去追。卒之，這夜便在瀑布旁睡下，而且睡得很穩，

嘩啦嘩啦的水聲很悅耳。

翌日醒來時，天已大明，何君以溪水沖洗臉面，環目四周，只見瀑布不遠處有枝旌旗，大大寫着個酒字。

何君刮乾淨鬍子，仔細整理了髮冠，又把髒衣服換下，可惜水流太急，照了幾次也看不見自己容貌，之後撒了泡尿，也被泥土很快吸收掉，當不成鏡子。來回踱步了好一陣子，又去河邊漱口，這才動身上那酒棧。

只見那酒棧小小一間，簡陋而且破舊，酒旗褪色，牆身剝落，看來已經營多年。何君踟躕了一下，才輕輕揭起門帘，只有幾套桌椅，一個人也沒有，嘆了一聲，隨手把包袱放到桌上，卻沒坐下，把這一眼看完的小店看了又看，看得最多還是那塊隔開店面與內堂的布帘，這布帘時而隨風搖曳，很有惹人揚起的慾望，但畢竟與門面那塊布帘相反，並不歡迎外人內進。

何君又待了一會，便用力咳幾聲，很快便聽到腳步聲響，內堂終於有人出來，是個老頭，何君一愕，難掩失望之情，悻悻然說道：「店家，勞駕打醒酒。」老頭見這洋人會說本地話，才寬心下來：「好的，你等等，要些小菜嗎？」何君：「好的，隨便弄些來吧。」老頭便返回內堂，又餘何君一人在店面。

未幾又是老頭奉酒菜出來，何君便與他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，問他附近有何好去處，怎樣到碼頭之類，老頭好像不太想搭理，只稱走半哩路便到碼頭，附近沒什麼好看的，只有一個沙灘。原來何君昨日從離島一頭走到另一頭，已接近二號碼頭，叫赤海角碼頭。

最後連瀑布也談了，據說此處的酒以該泉水釀造，何君大讚酒味香醇，但老頭還是提不起興致，只稱

離島居民都來此買酒，一買便買幾醒回去，倒沒多少人坐下喝酒……也許暗示自己不慣與酒客閒聊。

不過何君還是賴着，鼓起勇氣問：「你一位老人家經營不會很累嗎？有人幫手吧？」老頭：「還好吧，老伴過身了，女兒下課後便幫忙一下。」總算聽到點子上了，何君忙道：「當真？真是好孝順呢，咦，今天假期不用上課，怎麼沒見到她。」老頭正要開口，店外腳步聲響，何君猛地回過頭，差點沒扭傷脖子。又失望一次，進來之人又是一個老頭，竟是上周才認識的逸士先生。何君與逸士未打招呼，老頭已迎上去，一邊打點桌椅碗筷，一邊笑說：「好久不見啦，官爺今日大駕光臨，沒帶夫人一起來嗎？天氣真不錯呢！大清早便來，真難得，酒菜很快便備妥……」

何君也抱拳道：「幕僚長大人，沒料到這麼快又見面，還記得在下嗎？」逸士：「盟報晚宴裏大出風頭的少俠嘛，我還未老得如此健忘。」「先生當然不老，只是貴人善忘。」「好說好說，少俠也來郊遊嗎，還是公務在身？」「當日談起離島，便想來看看了，此處風景甚佳，正好寫生。」「少俠不只武功了得，還是文人雅士呢，難得難得。」老頭見二人原來識得，有點遭受冷落，也不甘心只去端酒菜：「對了，我叫小女出來向官爺請安。」

何君忙整了整衣襟，逸士對他說了些話，幾乎沒聽見：「官府中人就該像你多些出來走動，不整天窩在衙門中，龍港才多大，沒有一處要花多過一天來回，但好些官員莫說離島，連邊界街以北也未去過。」何君：「上次聞說商賣有意在此大展拳腳，今兒才知不是易事，應有的都沒有，一切從零開始。」逸士：「若真有意開發，這樣才方便呢……」

說到此處，內堂布帘晃動，鑽出一個小人兒，十五六歲模樣，紅着臉蛋兒，又似害羞，但更似不滿，看來是被爹爹推出來，小姑娘向逸士點頭道：「官爺你好。」雖然一臉倔強，語調也冷冰冰，但嗓子還是十分悅耳。逸士笑道：「沒見多久，又長高了。」

小姑娘見何君望着自己，也點頭道：「官爺你好。」也許在她眼中，洋人都是官爺。何君忙回禮：「你好你好，在下雖在官府辦事，但稱不上官爺，喚我名字便可以了，我姓何，叫君。」姑娘：「是將軍的軍嗎？」何君：「不，是君子的君。沒有衣的裙，沒有羊的群。」姑娘便樂了：「哈哈，沒有衣服又沒有羊，當君子原來這麼窮。」

老頭斥責姑娘不得無禮，何君卻十分受用：「不錯，在下確實有點窮。對了，未知姑娘高姓大名？」老頭代答：「小丫頭沒什麼好名字，叫她伊伊便好了。好啦，伊伊，你可以回去了。」看來不欲女兒再和外人說話。何君神往地說：「伊伊……真好聽的名字，是秋水伊人的伊嗎？」老頭：「小姓伊，沒唸過幾年書，不懂那些話。」何君：「原來如此，真趣緻呢，不過若是別些姓氏，叫陳陳李李的，就不好聽了。」除了老頭，幾人都笑了。

姑娘更是笑得掩着嘴巴，看來很高興這位小官爺捉弄爹爹，便對何君說：「我叫伊華，又土氣又像個男的，你說是嗎？我都不懂爹爹為何取這個名字，所以我寧可別人喚我姓氏。」

何君見她笑了，得意道：「不會土氣呀，這是舊福音中第一個女子的名字。有讀過福音嗎？」伊華：「學堂有教過新福音，我剛讀完九年了，都是免費的。」「你若嫌土氣，可以自己取個學名呢。」「什

麼叫學名？」「就是岳飛，字鵬舉那種。」「我沒有這種字號呀，你有嗎？」何君也沒有，便即場杜撰：「何君，字……來日。」伊華低聲唸了幾遍：「來日來日，是來日方長的意思嗎？你也替我取一個好嗎？」「好呀，叫……添園好嗎？」「聽起來不錯呢，是什麼意思？」「舊福音有個地方叫倚天園，天地間第一對男女便住在那兒，乃一片人間淨土，我見此處風景這麼幽美，便想到這個了，而且倚和伊也近音呢。」伊華便轉頭對爹爹說：「聽到嗎？以後要喚我作添園。」眾人又笑了，老頭只能搖頭嘆息。

何君又問：「會說洋文嗎？」伊華：「會一點點。」老頭又插嘴：「看人家官爺連中原文都說得這麼好，你卻不學好洋文，真不害躁，還不快回去讀書。」又趕女兒進內堂。何君：「洋文沒什麼好玩，畫圖畫還較有意思，學堂有教嗎？」伊華點頭，何君續說：「那麼，這幅畫送你吧，昨天隨便畫的，別笑啊。」說着從包袱取出一卷畫，在桌面攤開，伊華馬上「嘩」一聲：「好漂亮啊。」

何君更得意了：「我有帶畫具，要教你畫嗎？」伊華拿起畫來仔細端詳，好像入迷了：「不用啦，我不會畫得這麼好。」「我第一次來，還有哪處好風光可以畫？」「畫瀑布呀，對了，昨天在瀑布的人是誰？」「對，你認得我嗎？」「對呀，入夜後沒什麼人來這兒。你若要畫其他風景，有個海灘，不過海灘沒什麼好畫的，倒不如畫天上的雲，不過要畫雲倒不必特意來此處……」老頭又插話：「好啦好啦，你懂什麼，官爺的大作，你怎敢要，快還人家。」

伊華只好放下，何君好生失望，捲回圖畫：「呀，我下次再來畫吧。」老頭：「這種窮地方有什麼好畫呢。」「別這麼說，龍港沒幾處地方如此山明水秀呢。」「山明水秀又不能當飯吃……」逸士也贊同：「畢

竟鄉民才是土地的主人，官府該按其需要來規劃。」何君：「可是若為了建塔住人，毀了這些好山好水，豈不可惜？」逸士：「龍港尚有許多人住草屋，五六人擠在小小一個房間的也有，他們可顧不得閒情逸致呢。」老頭笑道：「還是大人懂得民間疾苦，若此處發展起來，我這酒棧便興旺了。」

何君見這老頭對己成見甚深，便說：「可否請令千金幫個忙？」老頭：「這個小丫頭有什麼幫得上，官爺請吩咐。」「我想畫幅肖像，但苦在沒有對象，能否借令千金畫幅草圖？坐着不動一會便好了。」「我這醜丫頭有什麼好畫？」「哼，山水沒什麼好畫，肖像又沒什麼好畫，也許我的畫太差了，污了閣下的眼睛，我還是扔掉這些畫筆畫布吧。」說時帶點怒意，擺擺官威，老頭馬上慌張起來：「萬萬不敢，官爺要畫什麼便畫什麼，官爺給面子，伊伊你要乖乖聽吩咐。」伊華也很雀躍，於是二人便到瀑布處，既畫山水也畫人……這短短半個時辰，可能是何君前半生最美好的事了。

下午何君回到市區，回到家裏，輾轉反側了半天，卒之把那套積極版本的方案鎖起來，翌日兩手空空回到衙門，跟薄荷說放棄了計劃，還是向舵主繳交原本的消極方案好了。

第七回 緣慳紫禁巔 秒會燕京王

今天到期提交報告，舵主重臨特派衙門，該發現兩個月來此處變化不少，添置了茶煲和盆栽，多了好幾張桌子，擺放二人讀過的文件，如同一座座小山，牆上貼了工作進度表、人物及派別關係圖、歷史紀要，

雖只兩位成員，卻有股熱鬧氣象。

每日因公事見面四五個時辰，何君和薄荷卻沒任何情事，若以圖表表示，二人關係純屬虛線，猶如兩派之間只有商賈來往，卻沒兵刃相見或共禦外侮。

薄荷把一疊稿件交給舵主後，便開始說明，她把京華派過去三十年間，關於龍港帥印，或稱主權，的言論一一細數，其實每一次也差不多，都是那八字真言「長期打算、充份利用」。論調如此「見外」，畢竟這些京華派掌門、龍頭都不是龍港人，也不是傻瓜，縱有誓要收復的熱情，卻有暫緩處理的冷靜，深知強行收回等同毀掉龍港，收回一件廢物不如寄存一件寶物。

報告就契約到期一事擬定了幾種表達方法，並按每種方法估算京華派的回應，然後進一步擬定對應之法，每個情景均佐以優點缺點與顧慮……雖是紙上談兵，不過是次任務只求盡了責任、提出問題，並不包括解決問題，看來也足夠了，期間舵主一言不發地聽着，不置可否。

當中有幾個樂觀情景，京華派將如此回應：「地契就先批出吧，期限可屆某某年，至於龍港的未來容後再議。」關於續租條件，我會找落英總舵商量。為免龍港百姓揣測，與總舵磋商時我方不會驚動外人。」

薄荷與何君花了一個時辰，交代好整份報告，舵主點了點頭，表示明白，但沒有表示嘉許，因為嘉許要配合笑容，而這份報告不怎麼令他笑得出來，並非報告編得不好，只是悲觀的情景遠多於樂觀的，而且有關推論亦比較合理，較大機會出現。

舵主：「嗯，這報告嘛，看得出你們很用心編撰，但是有點……被動。」薄荷：「要主動一點嗎……」

對誰主動？」「對京華派啊。」「作為分舵，原本就無權談論主權啊，怎麼主動提出。」「我意思是，多點行動，不只是設計雙方的對白。」「我們以為舵主只希望渡過難關，並低調行事……」「對呀，在這前提下行動，不可能嗎？報告就這樣了？」

薄荷急了：「其實我們也考慮過，以為與舵主要求不符才沒寫進報告。」說着望向何君：「喂，你幾天前提議的東西，現在說說吧。」何君聳聳肩：「不，那不成的。」薄荷：「你先說出來，讓舵主判斷成不成吧。」何君總是不依。薄荷又急了，便自己說出來：「是這樣的，為了讓京華內部支持落英續租龍港，在舵主的權力許可下，以低價出售離島土地予京華派商賈……」把何君的法子說了一遍，也不顧何君面色多難看。

舵主：「嗯，這不失為一個出路，為何你認為不會成功？」何君：「呀……首先時間緊逼，舵主下個月便去見京華派，到哪兒找個有勢力的商賈去收買？二來續租龍港對那商賈有利，卻對京華整體沒多大利益，他又豈能說服掌門龍頭等人？」舵主：「我到底在此待了許多年，人選總會有；至於效果，我想那位人選沒把握不會接下。」

何君囁囁嚅嚅：「不，還是不好……」舵主：「還有何顧慮？」「離島，還是不發展好，給龍港留一塊淨土……」「哈哈，還以為你要說什麼，若京華把龍港收回，屆時整個龍港都完啦，離島也難獨善其身。」

接下來一個月，這特派衙門沒之前般繁忙了，只需中間匯報一下京華最新形勢，舵主起行前數天更對二人說：「我到燕京期間，你二人可以休假，不必來衙門了。」何君愕然：「我們不用隨行嗎？」「你

想去嗎？」我倆加入官府便為了此行，該負責到最後啊。」「你要同去也沒所謂，但此行並非最後，往後與京華交手的時機多着呢。」「那麼更應讓我們去，京華封鎖多年，正好藉機一窺究竟。」「好吧，那麼你們同去吧，你向女官說一聲，讓她與京華安排。」薄荷卻說：「舵主，這話只是他說的，我最喜歡休假的了。祝你們一路順利啦！」

燕京之行不算聲勢浩大，除了舵主和何君，僅幕僚長逸士先生及策士順翼先生同行，坊間只當此行乃一般會面，出發前並未大肆報道。

一眾人馬穿州過省，沿途飽覽中原風光，與耳聞之景象加以印證，便覺道聽途說之事頗為誇張失實，市況其實不似傳聞般蕭條破落，出現這落差的原因，一來訪事員報憂不報喜，二來時移勢易，幾年時間對銳意變革的派別來說，已足夠改善許多事物了。

一場歷時十年的內鬥浩劫，於三年前正式結束，四大惡人瓦解，燕京王重出江湖，建立了「具京華特色的社稷主義」，至於這種特色、主義到底是什麼，那並非依靠一堆定義來描述，而是在實踐、檢討、修正的循環下，慢慢完成的一個製成品，從事理論研究的人可從製成品反過來推理出那些定義，或推理出某些人在想什麼，然後將兩者畫上等號。

越是處於動亂之中，越是充滿陷阱，稍一不慎就會萬劫不復，燕京王就曾經三次萬劫「不復」呢，這比一帆風順了不起得多，證明他經得起考驗，並擁有最豐富的體驗，所以他與京華特色的社稷主義，不

僅有個等號，而且是個「全等號」。

此行便是去見這樣一號人物。舵主作為總舵指派的龍港代言人，偌大一個派別撐腰，可不會怯場，但何君只是分舵一個小將，稍有差池大可劃清界線，不由得他不慎重，今天一行人抵達燕京，何君更加緊張起來，在客棧總是坐立不安。

很快便知這種不安太多餘了，因為舵主說：「明天中午你們三人去與幾個京華人物會面，我去見駐京華大使達理先生。晚上見燕京王前，幕僚長和策士來我房間，我會講解達理先生的看法。」何君：「我呢？」舵主：「你？你不用聽我講解，晚上到處逛逛吧，先旨聲明，嚴禁逛青樓窯子之類，莫墮了本門威風……不過這兒該沒那種地方。」「為何我不能同去？」「官府之間的往來不是鬧着玩，你道此處是大俠府邸，我打個招呼就能過關？什麼官階什麼議程見什麼人，統統有規定，我不管你過去在花旗派怎樣，此處得按規矩，若非此行與你工作有關，還遠遠輪不到你來。」見舵主說得嚴厲，何君連忙道歉，並乖乖聽命。

其時仍是中午，還有一整天才需進宮，原本是出外遊覽的好時機，何君卻待在客棧，一來碰了釘子，沒有心情，二來要給他的伊華姑娘寫信；這封信寫了兩頁，講述此行任務和沿途所見，與及一行人的軼事……我們路經一座山，叫觀音山，山上有一寺，但寺門只掛了一條對聯：「觀音山上觀山水」，一問之下，原來寺方一直想不出下聯，便留白了，並出賞金七兩向各方徵求。

我想了一下，便對出「關帝廟內關廟門」，知客卻搖搖頭，說下聯須與景物吻合，而山上沒有關帝廟。

我又想了一下，便對出「釋迦門下釋門道」，但知客又搖搖頭，說必須用實境；我有點生氣了，便解釋「門下」、「門道」都語帶雙關，既有意境又對仗工整，他卻支吾以對，借些事情走開了。

舵主便對我說：「這些地方為了吸引遊客，才想出賞金徵聯這種玩意，一旦對出了，就少了文人雅士慕名而來，所以任憑下聯再工整，他們也不會承認的。」

其實何君留在燕京沒幾天，寄出的信不比自己早多少抵達龍港，不過身處外地是寫信的好藉口，若果回到龍港才動筆就太過刻意了。再說千里迢迢仍想着對方，才體現出那股牽引力呢……世上縱有鞭長莫及的敵人，卻無鞭長莫及的情人。

語氣很含蓄，內容很充實，不時提到舵主燕京王，更有助自抬身價。何君一邊寫一邊笑，不待寫完，心情已好起來了，便到外面逛逛，順便令這封信更加充實。

其時大寒，在寬闊的大街上走着，風從四方八面吹來，刮得臉面吃痛，在龍港市區沒有這種滋味，四周總有人和高塔為你擋風，而燕京的人流或高塔密度，只及龍港十分一，而人均收入及房產價格更低於十分一，所有數字都少了個零，有種回到上一輩的感覺。

燕京才對外開放不久，舶來品少得出奇，店舖中多為土產，許多小說中讀過的物事，這時才有機會見到，心癮一起，便隨意買些糕點，但咬第一口後，連口癮也過了，才覺得沒想像中好吃，不是太甜就是太鹹，可不能送給重要的人，而且吃完了就沒有，不能以之紀念……當然這是何君的想法罷了，對方說不定正是想收到這些零嘴呢。

來到一家雜貨店，見裏面許多舊式家俱，龍港早已不賣，便入去看看，不過當中能送人的物事卻沒多少，茶壺墨硯一類不合女子，鏡子梳子太土氣，髮釵紙扇又不太實用，唯有把紙油傘，好像一打開來便有鬼，也很小巧玲瓏，便買了一柄。如此逛了半天，才找一家茶館歇腳。

這家茶館很熱鬧，大家都聚在中央，原來有人在下圍棋，旁觀的人則在賭棋，都是一些老頭，一邊喝酒喝茶，一邊研究棋局，其中一名棋士卻頗年輕，約三十出頭，頭髮亂糟糟，也許是想棋想得搔破頭腦。何君學中原文之餘，也自學過圍棋一兩年，不過這種裝裝門面的棋力，只夠判斷簡單的死活，粗略的局勢……此時只是開局階段，年輕人明顯落後。

二人下得慢吞吞，何君也叫了酒肉，在旁湊湊熱鬧，龍港人只愛賭馬，取其勝負快捷，燕京百姓卻是嫌太多時間，下棋動輒花上一個多時辰，正是消磨時間的好法子。

何君聽了這些老頭的評說，方知那年輕人自稱三日先生，棋藝好極了，可是太過托大，為了多賺彩金，竟然讓對方四子，才弄得如此吃力，對方畢竟是茶館中第一高手，旁觀者也沒受高賠率誘惑，紛紛押注三日先生的對手。

何君也湊趣，卻是押在三日先生一方，然後正眼不瞧棋局，甚至與另一個老頭擺起陣來，天南地北聊聊天，除了政局什麼也談，旁人得知他從龍港前來，均十分好奇，在他們眼中龍港是個「明珠城」，乃一生必到之處，至於花旗派，更是猶如另一個世界了。

如此一個時辰，太陽快下山了，棋局也到了官子階段，此時三日已鬆容不逼，情知大局已定，如何下

也是他贏；對手還在搔破腦袋，以為仍有翻盤的機會……末了，恰巧贏了三目，可謂局如其名。

有人讚何君好眼光，何君便說：「全京華冠軍啊，讓四子也不算什麼。」眾人聽了嘩然，轉頭去看三目，才發現他拿了彩金，早去得遠了。何君便解說：「他自稱三目，避稱本姓，自是其姓氏很特別，別人一聽便知其身份，可是改姓又於祖宗不敬，才改綽號。於是我從其綽號去猜，雖沒有姓氏由三個『目』組成，卻有三個『耳』組成的呢，耳和目的意思字型均有關連，最適合用來借代，便決定下注賭一把。」何君棋藝一般，棋壇人物倒很熟悉。

眾人聽了均恍然大悟，若早知是三耳先生，貴為三屆全中原冠軍，讓六子也讓得起了，只沒料到他竟在茶館胡鬧，也有人說派內大賽獎金不高，確實要賺些外快，相比之下，櫻花派的高段棋士，個個名利雙收，難怪許多高手都外流。

何君一行所住客棧，是燕京中少有的高塔，翌晨何君被一陣寒風吹醒，便前去關窗，往窗外一看，才見到客棧外有幾棵大樹，花兒正含苞待開；此時燕京正是初春，乍暖還寒之際，最是生氣勃勃。

中午時有人來接何君一行，抵達天字門廣場，進入弟子大會堂，沿路不少弟子駐守，個個木無表情，十分盡忠職守；其實這些駐防形同虛設，因為京城中最敢鬧事的，大多是比他們高級的弟子。

何君主要來旁聽，對答均由幕僚長和策士負責，抄抄筆記點點頭，時間很快便過了，接着何君便獨自回去客棧，幕僚長和策士則前往會合舵主，為會見燕京王作最後準備。

何君遊覽了昔日皇朝的宮殿、祭壇，才回去客棧，手上多了些紀念品，豈料甫進門，掌櫃便給他一張紙條，原來舵主要他回到弟子大會堂商議，一問掌櫃，方知此紙條已是半個時辰前留下，何君只好快馬加鞭，連忙回去，這次無京華人員陪同，又多花了時間通行。

來到會場時，大門推開，只見舵主等人出來，正要開口說話，舵主揮一揮手止住，這時燕京王也出來，與三人逐一握手送別，原來會議已結束了。何君與燕京王打個照面，不禁為之一震，早就聽聞其身軀矮小，卻沒料到當中有一股神秘氣勢，就似某些力量壓縮在裏頭，在微笑時隱隱散發出來，教人不寒而慄，如此稍一失神，已見一隻手遞到面前，才連忙伸手去握，卻見燕京王仍在微笑，和藹得令人不安。

何君白行一趟，此事也怪不得他，是舵主說可以到處遊玩，而他亦沒去逛窩子，故此回途上何君只說：「我一回到客棧，便馬上趕來了，未知舵主找我何事？」舵主冷冷的道：「回去再說。」可是回到客棧，舵主仍沒有說，卻與另外二人連夜開會，何君被摒諸門外，只負責捧着兩個花瓶回房，那是京華派致送的紀念品，據說「花」「華」「英」三字相通，故以之寄意。至於兩派關係是否和花瓶其餘特質相通，例如中看不中用、易碎不易合，則有待時間分曉。

何君回房後，續寫那封半天吊的信，語調少了一股興奮，草草收筆，便交給小二代為寄出，翌日一行人動身回程，已沒什麼好記的了。

外人傳

作者：

水元（林嘉沅） (lin.yuen@gmail.com)

編輯：

時雨

設計：

項苑喬

出版：

紅出版（青森文化）

地址：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

出版計劃查詢電話：(852) 2540 7517

電郵：editor@red-publish.com

網址：http://www.red-publish.com

香港總經銷：

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台灣總經銷：

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

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

(886) 2-8227-5988

http://www.nanode.com

2020年3月

小說

ISBN：

978-988-8664-28-3

定價：

港幣125元正／新台幣500圓正

這是一個關於龍港併派的故事，前後橫跨了十八年。

龍港是個大家都熟悉的繁榮城市，多年來與世無爭，不過有個「落英派」和「京華派」遺留下來的問題，終於找上門了。

龍港百姓在借來的時間、借來的空間生活慣了，現在得面臨「歸還」的問題，何時、怎樣、還什麼、給誰……這一連串既新且舊的問題，為悲觀的人帶來惶恐，為樂觀的人帶來色彩。

這些問題更涉及許多江湖恩怨，除了京華落英相爭，還有花旗鐵幕互搏，各派內又有保守／改革勢力，派別之間亦有統一／獨立勢力，全都在不斷地鬥爭着，關連着。

總括來說，那不是最好的時代，也不是最壞的時代，但一定是最值得記錄的年代。

不僅背景複雜，更有些不相干的人物來摻上一腳，例如兩個從花旗來的外人，亦即本書的兩個主角，便是來龍港大展拳腳、興波作浪。

由京落聲明到基本功，福厄難島戰役到美麗報事件，杞芙派事故到鐵幕派倒台，鐵血師太到燕京王，大雅灣到薔薇園……一一帶着二人的身影，而二人的命運，也像江流入海、雨落進湖，漸漸纏繞不清起來，到最後誰才是「外人」，已難分說了。

ISBN 978-988-9664-28-3



9 789888 664283



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

紅出版文化平台

加入我們：www.red-publish.com

Mod^{oo}E.

上架建議：小說

定價：港幣125元正 / 新台幣500圓正